

西遊記

從十六至二十回

四

440	1	分類番号
三	9	号
5		

第十六回

觀音院僧謀寶具

黑風山怪竊袈裟

芝川書

却說他師徒兩個策馬前來直至山門首觀看果然是一座寺院但見那

層層殿閣。疊疊廊房。三山門外。巍巍萬道彩雲遮。五福堂前。豔豔千條紅霧遶。兩路松篁。一林檜柏。兩路松篁。無年無紀。自清幽。一林檜柏。有色有顏。隨傲麗。又見鍾鼓樓高。浮屠塔峻。安禪僧定性。啼樹鳥音關。寂寞無塵。真寂寞。清虛有道。果清虛。

上刹祇園。隱翠窩招提勝景。賽淩婆。果然淨土人間少。

天下名山僧占多。

長老下了馬。行者歇了担。正欲進門。只見那門裡走出一衆僧來。你看他怎生模樣。

頭帶左筭帽。身穿無垢衣。銅環雙墜耳。絹帶束腰圍。艸履行來穩。木魚手內提。口中常作念。般若總皈依。

三藏見了。侍立門傍。道個問訊。那和尚連忙答禮。笑道。失瞻。問是那里來的。請入方丈。獻茶。三藏道。我弟子乃東土欽差。上雷音寺拜佛求經。至此處天色將晚。欲借上刹一宵。那和尚道。請進裡坐。請進裡坐。三藏方喚行者牽馬進來。那和尚忽見行者相貌。有些害怕。便問那牽馬的是箇

甚麼東西。三藏道。悄聲的言。他的性急。若聽見你說是甚麼東西。他就惱了。他是我的徒弟。那和尚打了個寒禁。咬着指頭道。這般一個醜頭怪惱的。好招他做徒弟。三藏道。你看不出來哩。醜自醜。甚是有用。那和尚只得同三藏與行者進了山門。山門裡又見那正殿上書四個大字。是觀音禪院。三藏又大喜道。弟子屢感菩薩聖恩。未及叩謝。今遇禪院。就如見菩薩一般。甚好拜謝。那和尚聞言。卽命道人開了殿門。請三藏朝拜。那行者拴了馬。丟了行李。同三藏上殿。三藏展背舒身。鋪胸納地。望金像叩頭。那和尚便去打鼓。行者就去撞鐘。三藏俯伏臺前。傾心禱祝。祝拜已

畢那和尚住了鼓行者還只管撞鍾不歇或緊或慢撞了許久那道人道拜已畢了還撞怎麼行者方丟了鍾杵笑道你那里曉得我這是做一日和尚撞一日鍾的此時却驚動那寺裡大小僧人上下房長老聽得鍾聲亂响一齊擁出道那個野人在這里亂敲鍾鼓行者跳將出來咄的一聲道是你孫外公撞了要子的那些和尚一見了說得跌跌滾滾都爬在地下道雷公爺爺行者道雷公是我的重孫兒哩起來起來不要怕我們是東土大唐來的老爺衆僧方才禮拜見了三藏都才放心不怕內有本寺院主請道老爺們到後方丈中奉茶遂而解韁牽馬擡了行李

轉過正殿徑入後方序了坐次那院主獻了茶又安排齋供天光尚早三藏稱謝未畢只見那後面有兩個小童攬着一個老僧出來看他怎生打扮

頭上戴一頂毘盧方帽猶睛石的寶頂光輝身上穿一領錦絨褊衫翡翠毛的金邊幌亮一對僧鞋攢八寶一根拄杖簌雲呈滿面皺痕好似驪山老母一雙昏眼却如東海龍君口不關風因齒落腰駝背屈爲觔樂

衆僧道師祖來了三藏躬身施禮迎接道老院主弟子拜揖那老僧還了禮又各叙坐老僧道適間小的們說東土唐朝來的老爺我才出來奉見三藏道輕造寶山不知好

及怨罪。怨罪老僧道：「不敢不敢。」因問老爺：「東土到此有多少路程？」三藏道：「出長安邊界有五千餘里，過兩界山，收了一衆小徒，一路來行過西番哈必國，經兩個月，又有五、六千里，才到了貴處。」老僧道：「也有萬里之遙了。」我弟子虛度一生山門，也不曾出去，誠所謂坐井觀天，樗朽之輩。三藏又問老院主：「高壽幾何？」老僧道：「痴長二百七十歲了。」行者聽見道：「這還是我萬代孫兒哩。」三藏聽了他一眼道：「謹言。莫要不識高低，冲撞人。」那和尚便問老爺：「你有多少年紀？」行者道：「不敢說。」那老僧也只當一句風話，便不介意也。再不問，只叫獻茶。有一個小童，拿出一個羊脂玉的盤。

兒有三個法藍、廂金的茶鐘，又一童提一把白銅壺兒，斟了三杯香茶。真個是色欺榴蕊豔，味勝桂花香。三藏見了，誇愛不盡道：「好物件，好物件，真是美食美器。」那老僧道：「污眼污眼。」老爺乃天朝上國，廣覽奇珍，似這般器具，何足過獎。老爺自上邦來，可有甚麼寶貝，借與弟子一觀？」三藏道：「可憐我那東土，無甚寶貝，就有時路程遙遠，也不能帶得。行者在傍道：師父，我前日在包袱裡，曾見那領袈裟，不是件寶貝，拿與他看看，何如？」衆僧聽說袈裟是件寶貝，言實可者道：「你笑怎的？」院主道：「老爺才說袈裟是件寶貝，言實可笑。若說袈裟似我等輩者，不上二、三十件。若論我師祖在

此處做了二百五十六十年和尚。足有七八百件。叫拿出來看看。那個和尚。也是他一時賣弄。便叫道。人開庫房頭陀。擡櫃子。就擡出十二櫃。放在天井中。開了鎖。兩邊設下衣架。四圍牽了繩子。將袈裟一件件抖開掛起。請三藏觀看。果然是滿堂綺繡。四壁綾羅。行者一一觀之。都是些穿花納錦。刺綉銷金之物。笑道。好好好。收起收起。把我們的也取出來看看。三藏把行者扯住。悄悄的道。徒弟莫要與人鬪富。你我是單身在外。只恐有錯。行者道。看看袈裟有何差錯。三藏道。你不曾理會得。古人有云。珍奇玩好之物。不可使見貪婪奸偽之人。倘若一經人目。必動其心。既動其

心。必生其計。汝是個畏禍的。索之而必應。其求可也。不然則殞身滅命。皆起于此。事不小矣。行者道。放心。放心。都在老孫身上。你看他不由分說。急急的走了去。把個包袱解開。早有霞光迸迸。尚有兩層油紙裹定。去了紙。取出袈裟。抖開時。紅光滿室。彩氣盈庭。衆僧見了。無一個不心歡口讚。真个好袈裟。上頭有

千般巧妙。明珠墜。萬樣稀奇。佛寶贊。上下龍鬚鋪綵綺。兜羅四面錦沿邊。體掛魍魎。從此滅身。披魍魎。入黃泉。托化天仙。親手製。不是真僧不敢穿。

那老和尚見了這般寶貝。果然動了奸心。走上前對三藏

戒之在得

三藏尚
多一領
袈裟

跪下眼中垂淚道我弟子真是沒緣三藏攙起道老院師
有何話說他道老爺這件寶貝方才展開天色晚了奈何
眼目昏花不能看得明白豈不是無緣三藏教掌上燈來
讓你再看那老僧道爺爺的寶貝已是光亮再點了燈一
發幌眼莫想看得仔細行者道你要怎的看才好老僧道
老爺若是寬恩放心教弟子拿到後房細細的看一夜明
早送還老爺西去不知尊意何如三藏聽說吃了一驚埋
冤行者道都是你都是你行者笑道怕他怎的等我包起
來等他拿了去看但有疎虞盡是老孫管整那三藏阻當
不住他把袈裟遞與老僧道憑你看去只是明早照舊還

曲盡世
上老貪
之態

我不得損污些須老僧喜喜歡歡着幸童將袈裟拿進去
却分付眾僧將前面禪堂掃淨取兩張簾床安設鋪蓋請
二位老爺安歇一壁廂又分付安排早齋送行遂而各散
師徒們關了禪堂睡下不題却說那和尚把袈裟騙到手
拿在後房燈下對袈裟號跳痛哭慌得那本寺僧不敢先
睡小幸童也不知為何却去報與眾僧道公公哭到二更
時候還不歇聲有兩個徒孫是他心愛之人上前問道師
公你哭怎的老僧道我哭無緣看不得唐僧寶貝小和尚
道公公年紀高大發過了他的袈裟放在你面前你只消
解開看便罷了何須痛哭老僧道看的不長久我今年二

既是二百七十歲縱得此袈裟能得幾年受享獨不月六十不製本乎可爲世情發一大笑

西遊記

百七十歲空掙了幾百件袈裟怎麼得有他這一件怎麼得做個唐僧。小和尚道。師公差了。唐僧乃是離鄉背井的一個行脚僧。你這等年高。享用也勾了。倒要相他做行脚僧何也。老僧道。我雖是坐家自在。樂乎晚景。却不得他這袈裟穿穿。若教我穿得一日見。就死也閉眼。也是我來陽世間爲僧一場。衆僧道。好沒正經。你要穿他的。有何難處。我們明日留他住一日。你就穿他一日。留他住十日。你就穿他十日。便罷了。何苦這般痛哭。老僧道。總然留他住了。半載也只穿得半載。到底也不得氣長。他要去時。只得與他去。怎生留得長遠。正說話處。有一個小和尚名喚廣智。

出頭道。公公要得長遠也容易。老僧聞言。就歡喜起來道。我兒。你有甚麼高見。廣智道。那唐僧兩個是走路的人。辛苦之甚。如今已睡着了。我們想幾個有力量。拿了鎗刀。打開禪堂。將他殺了。把屍首埋在後園。只我一家知道。却又謀了他的白馬行囊。却把那袈裟留下。以爲傳家之寶。豈非子孫長久之計耶。老和尚見說。滿心歡喜。却才揩了眼淚道。好好好。此計絕妙。即便收拾鎗刀。內中又一個小和尚名喚廣謀。就是那廣智的師弟。上前來道。此計不妙。若要殺他。須要看看動靜。那個白臉的似易。那個毛臉的似難。萬一殺他不得。却不返招。已禍我有一個不動刀鎗。

三間禪
堂換一
領袈裟
所得便
宜處失
便宜也

之法。不知你尊意如何。老僧道。我見你有什么法。廣謀道。依小孫之見。如今喚聚東山大小房頭。每人要乾柴一束。拾了那三間禪堂。放起火來。教他欲走無門。連馬一火焚之。就是山前山後人家看見。只說是他自不小心。失了火。將我禪堂都燒了。那兩個和尚。却不都燒死。又好掩人耳目。袈裟豈不是我們傳家之寶。那些和尚聞言。無不歡喜。都道。強強強。此計久妙。更妙。遂教各房頭般柴來。喫這一計。正是弄得個高壽老僧。該盡命。觀音禪院。化為塵。原來他那寺裡有七八十個房頭。大小有二百餘衆。當夜一擁搬柴。把個禪堂前前後後。四面圍繞。不遇安排。放火不題。那

說二藏師徒。安歇已定。那行者却是個靈猴。雖然睡下。只是存神煉氣。朦朧着醒眼。忽聽得外面不住的人走。查查的柴响風生。他心疑惑道。此時夜靜。如何有人行得脚步之聲。莫敢是賊盜謀害我們的。他就一骨魯跳起。欲要開門出看。又恐驚醒師父。你看他弄個精神。搖身一變。變做一個蜜蜂兒。真個是

口甜尾毒。腰細身輕。穿花度柳。飛如箭。粘絮尋香。似落星。小小微軀。能負重。囂囂薄翅。會風雲。都自椽稜下。鑽出看分明。

只見那衆僧們。搬柴運艸。已圍住禪堂放火哩。行者暗笑。

道。果依我師父之言。他要害我們性命。謀我的袈裟。故起這等毒心。我待要拿棍打他呵。可憐又不禁打一頓棍。都打死了。師父又怪我行兇。罷罷罷。與他個順手牽羊。將計就計。教他住不成罷。好行者一筋斗跳上南天門裡。說得個龐劉苟畢躬身馬趙溫關。控背俱道。不好了。不好了。那開天宮的主子又來了。行者搖着手道。列位免禮。休驚。我來尋廣目天王的。說不了。却遇天王早到。迎着行者道。久闊。久闊。前聞得觀音菩薩來見玉帝。借了四值功曹。六丁六甲。并揭諦等。保護唐僧往西天取經去。說你與他做了徒弟。今日怎麼得閑到此。行者道。且休叙闊。唐僧路遇歹

照錄

人放火燒他。事在萬分緊急。特來尋你。借辟火罩兒救他一救。快些拿來使使。卽刻返上。天王道。你差了。卽是歹人放火。只該借水救他。如何要辟火罩。行者道。你那里曉得。就裡借水救之。却燒不起來。倒相應了他。只是借此罩護住了唐僧無傷。其餘管他。儘他燒去。快些快些。此時恐已無及。莫誤了我下邊幹事。那天王笑道。這猴子還是這等起不善之心。只顧了自家。就不管別人。行者道。快着快着。莫要調嘴。害了大事。那天王不敢不借。遂將罩兒遞與行者。行者拿了。按着雲頭。徑到禪堂房脊上罩住了唐僧。與白馬行李。他却去那後面老和尚住的方丈房上頭坐着。

意護那袈裟。看那些人放起火來。他轉捻訣念咒。望異地上吸一口氣。吹將去。一陣風起。把那火轉刮得烘烘亂着。好火好火。但見

黑煙漠漠。紅燄騰騰。黑煙漠漠。長空不見。一天星紅燄騰騰。大地有光。千里赤起。初時灼灼金蛇。次後來煨煨血馬。南方三炁逞英雄。回祿大神施法力。燥乾柴燒烈。火性說甚麼。燧人鑽木。熟油門前飄綵焰。賽過了老祖開爐。正是那無情火發。怎禁這有意行兇。不去弭災。反行助虐。風隨火勢。燄飛有千丈餘高。火逞風威。灰迸上九霄雲外。兵兵兵。好便似殘年爆竹。潑潑喇喇。却就

如軍中砲響。燒得那當場佛像。莫能逃。東院伽藍無處躲。勝如赤壁夜鏖兵。賽過阿房宮內火。

這正是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田。須臾間風狂火盛。把一座觀音院。處處通紅。你看那衆和尚。般廂擡籠。搶桌端鍋。滿院裡叫苦連天。孫行者護住了後邊。方丈辟火罩罩住了前面。禪堂其餘前後火光。大發真個是照天紅焰輝煌。透壁金光照耀。不期火起之時。驚動了一山獸怪。這觀音院正南二十里遠近。有座黑風山。山中有一個黑風洞。洞中有一個妖精。正在睡醒翻身。只見那窻間透亮。只道是天明起來看時。却是正北下的火光。幌亮妖精大驚道呀。

這必是觀音院裡失了火。這些和尚好不小心。我看時與他救一救來。好妖精縱起雲頭。卽至煙火之下。果然冲天之火。前面殿宇皆空。兩廊煙火方灼。他大拽步撞將進去。正呼喚叫取水來。只見那後房無火。房脊上有一人放風。他却情知如此。急入裡面看時。見那方丈中間有些霞光彩氣。臺案上有一個青氈包袱。他解開一看。見是一領錦襖。袈裟。乃佛門之異寶。正是才動人心。他也不救火。他也不叫水。拿着那袈裟。趁關打劫。拽回雲步。徑轉東山而去。那場火只燒到五更天明。方才滅息。你看那衆僧們赤赤精精。啼啼哭哭。都去那灰內尋銅鐵。撥腐炭。撲金銀。有的

在牆壁裡。苦搭窩棚。有的赤壁根頭。支鍋造飯。叫冤叫屈。亂嚷亂鬧。不題。却說行者取了碎火罩。一飣斗。送上南天門。交與廣目天王道。謝借謝借。天王收了道。大聖至誠了。我正愁你不還我的寶貝。無處尋討。且喜就送來也。行者道。老孫可是那當面騙物之人。這叫做好借好還。再借不難。天王道。許久不面。請到宮少坐一時。何如。行者道。老孫比在前不同。爛板凳高談闊論了。如今保唐僧不得身閑。容叙容叙。急辭別墜雲。又見那太陽星上。徑來到禪堂前。搖身一變。變做蜜蜂兒。飛將進去。現了木相看時。那師父還沈睡哩。行者叫道。師父天亮了。起來罷。三藏才醒覺。翻

身道正是穿了衣服開門出來忽擡頭只見些倒壁紅牆不見了樓臺殿宇大驚道呀怎麼這殿宇俱無都是紅牆何也行者道你還做夢哩今夜走了火的三藏道我怎不知行者道是老孫護了禪堂見師父濃睡不曾驚動三藏道你有本事護了禪堂如何就不救別房之火行者笑道好教師父得知果然依你昨日之言他愛上我們的袈裟筭計要燒殺我們若不是老孫知覺到如今皆成灰骨矣三藏聞言害怕道是他們放的火麼行者道不是他是誰三藏道莫不是怠慢了你我幹的這個勾當行者道老孫是這等憊懶之人幹這等不良之事實實是他家放的老

看眼

孫見他心毒果是不曾與他救火只是與他畧畧助些風的三藏道天那天那火起時只該助水怎轉助風行者道你可知古人云人沒傷虎心虎沒傷人意他不弄火我怎肯弄風三藏道袈裟何在敢莫是燒壞了也行者道沒事沒事燒不壞那放袈裟的方丈無火三藏恨道我不管你但是有些兒傷損我只把那話兒念動念動你就是死了行者慌了道師父莫念莫念管尋還你袈裟就是了等我去拿來走路三藏就牽着馬行者挑了担出了禪堂徑往後方丈去却說那些和尚正悲切間忽的看見他師徒牽馬挑担而來說得一個個冤飛鬼散道冤冤索命來了行

者唱道甚麼冤冤索命快還我袈裟來衆僧一齊跪倒叩頭道爺爺呀冤有冤家債有債主要索命不干我們事都是廣謀與老和尚奸計害你的莫問我們討命行者咄的一聲道我把你這些該死的畜生那個問你討甚麼命只拿袈裟來還我走路其間有兩個膽量大的和尚道老爺你們在禪堂裡已燒死了如今又來討袈裟端的還是人是鬼行者笑道這夥業畜那裏有甚麼火來你去前面看看禪堂再來說話衆僧們爬起來往前觀看那禪堂外面的門窗樞扇更不燎灼了半分衆人悚懼才認得三藏是種神僧行者是尊護法一齊上前叩頭道我等有眼無珠

天理

不識真人下界你的袈裟在後面方丈中老師祖處哩三藏行過了三五層敗壁破牆嗟嘆不已只見方丈果然無火衆僧搶入裡面叫道公公唐僧乃是神人未曾燒死如今反害了自己家當趁早拿出袈裟還他去也原來這老和尚尋不見袈裟又燒了本寺房屋正在萬分煩惱焦躁之處一聞此言怎敢答應因尋思無計進退無方拽開步躬着腰往那牆上着實撞了一頭可憐只撞得腦破血流冤鬼散咽喉氣斷染紅沙有詩爲証

堪嘆老衲性愚蒙枉作人間一壽翁欲得袈裟傳遠世豈知佛寶不凡同但將容易爲長久定是蕭條取敗功

說出

廣智廣謀成甚用損人利己一場空。

慌得個衆僧哭道。師公已撞殺了。又不見袈裟。怎生是好。行者道。想是汝等盜藏起也。都出來開具花名手本。等老孫逐一查點。那上下房的院主。將本寺和尚頭陀。幸童道人。盡行開具手本二張。大小人等。共計二百三十名。行者請師父高坐。他却一一從頭唱名搜簡。都要解放衣襟。分明點過。更無袈裟。又將那各房頭搬搶出去的。廂籠物件。從頭細細尋徧。那里得有踪跡。三藏心中煩惱。恨行者不盡。却坐在上面念動那咒。行者撲的跌倒在地。抱着頭。十分難禁。只教莫念莫念。管尋還了袈裟。那衆僧見了。

個個戰兢兢的。上前跪下勸解。三藏就合口不念。行者一骨魯跳起來。耳躲裡掣出鐵棒。要打那些和尚。被三藏喝住道。這猴頭。你頭疼還不怕。還要無禮。休動手。且莫傷人。再與我審問。一問衆僧們。頭禮拜哀告三藏道。老爺饒命我等。委實的不曾看見。這都是那老死鬼的。不是他昨晚看着你的袈裟。只哭到更深時候。看也不曾敢看。思量要圖長久。做個傳家之寶。設計定策。要燒殺老爺。自火起之候。狂風大作。各人只顧救火。搬搶物件。更不知袈裟去向。行者大怒。走進方丈屋裡。把那觸死鬼屍首。擡出選剝了。細看渾身。更無那件寶貝。就把箇方丈掘地三尺。也無踪。

影行者忖量半晌問道你這裡可有甚麼妖怪成精麼院主道老爺不問莫想得知我這裡正東南有座黑風山黑風洞內有一箇黑大王我這老死鬼常與他講道他便是個妖精別無甚物行者道那山離此有多遠近院主道只有二十里那望見山頭的就是行者笑道師父放心不須講了一定是那里怪偷去無疑三藏道他那廟離此有二十里如何就斷得是他行者道你不曾見夜間那火光騰萬里亮透三天且休說二十里就是二百里也照見了坐定是他見火光熒熒趁著機會暗暗的來到這裡看見我們袈裟是件寶貝必然趁閑擄去也等老孫去尋他一尋

三藏道你去了時我却何倚行者道這個放心暗中自有神靈保護明中等我叫那些和尚伏侍即喚眾和尚過來道汝等着幾個去埋那老鬼着幾個伏侍我師父看守我白馬眾僧領諾行者又道汝等莫順口見答應等我去了你就不來奉承看師父的要怡顏悅色養白馬的要水調勻假有一毫兒差了照依這個樣棍與你們看看他掣出棍子照那火燒的磚牆撲的一下把那牆打得粉碎又振倒了有七八層牆眾僧見了個個骨軟身麻跪着磕頭滴淚道爺爺寬心前去我等竭力虔心供奉老爺決不敢一毫怠慢好行者急縱筋斗雲徑上黑風山尋我這袈裟

正是那

金蟬求正出京畿。仗錫投西。涉翠薇。虎豹狼蟲行處有。
工商士客見時稀。路逢異國。愚僧妬。全仗齊天大聖威。
火發風生。禪院廢。黑熊夜盜錦襪衣。

畢竟此去。不知袈裟有無。吉凶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饒他廣智廣謀。直弄得家破人亡。亦一省之乎。
好箇廣智廣謀。袈裟又不曾得。家當燒了。老和尚。處。
了何益。何益。人人如此。可憐。可憐。善乎篇中之言曰。
廣智廣謀。成甚用。損人利己。一場空。可謂老婆心急。

矣。○篇中又有隱語。亦一一拈出。○只顧了自家就。
不。管。別。人。○那。無。情。火。發。○星。星。之。火。能。燒。萬。頃。之。
田。○他。不。弄。火。我。怎。肯。弄。風。都。是。醒。世。名。言。不。要。尋。
常。看。過。

第十七回

孫行者大鬧黑風山

觀世音收伏熊羆怪

話說孫行者一筋斗跳將起去。就。得。那。觀。音。院。大。小。和。尚。并。頭。陀。幸。童。道。人。等。一。個。個。朝。天。禮。拜。道。爺。爺。呀。原。來。是。騰。雲。駕。霧。的。神。聖。下。界。怪。道。火。不。能。傷。恨。我。那。個。不。識。人。的。老。剝。皮。使。心。用。心。今。日。反。害。了。自。己。三。藏。道。列。位。請。起。不。須。恨。了。這。去。尋。着。袈。裟。萬。事。皆。休。但。恐。找。尋。不。着。我。那。徒。弟。性。子。有。些。不。好。汝。等。性。命。不。知。如。何。恐。一。人。不。能。脫。也。衆。僧。聞。得。此。言。一。個。個。提。心。弔。膽。告。天。許。愿。只。要。尋。得。袈。裟。各。全。性。命。不。題。却。說。孫。大。聖。到。空。中。把。腰。兒。扭。了。一。

扭早來到黑風山上。住了雲頭仔細看。果然是座好山。况正值春光時節。但見

萬壑爭流。千崖競秀。鳥啼人不見。花落樹猶香。雨過天連青壁潤。風來松捲翠屏張。山艸發。野花開。懸崖峭嶂。薜蘿生。佳木麗。峻嶺平崗。不遇幽人。那尋樵子。澗邊雙鶴飲。石上野猿狂。轟轟堆螺排黛色。巍巍擁翠弄嵐光。那行者正觀山景。忽聽得芳艸坡前有人言語。他却輕步潛踪。閃在那石崖之下。偷睛觀看。原來是三個妖魔。席地而坐。上首的是一條黑漢。左首下是一個道人。右首下是一個白衣秀士。都在那里高談闊論。講的是立鼎安爐。搏

砂煉汞。白雪黃牙。傍門外道。正說中間。那黑漢笑道。後日是我母難之日。二公可光顧。光顧白衣秀士道。年年與大王上壽。今年豈有不來之理。黑漢道。我夜來得了一件寶貝。名喚錦襴佛衣。誠然是件玩好之物。我明日就以他爲壽。大開筵宴。邀請各山道官。慶賀佛衣。就稱爲佛衣會。如何。道人笑道。妙妙妙。我明日先來拜壽。後日再來赴宴。行者聞得佛衣之言。定以爲是他寶貝。他就忍不住怒氣。跳出石崖。雙手舉起金箍棒。高叫道。我把你這夥賊怪。你偷了我的袈裟。要做甚麼佛衣會。趁早兒將來還我。喝一聲。休走。輪起棒。照頭一下。慌得那黑漢化風而逃。道人駕雲

天下只
有白衣
秀士沒
用了○
我道秀
士中蛇
多龍少

而走只把個白衣秀士一棒打死拖將過來看處却是一
條白花蛇怪索性提起來摔做五七斷徑入後山找尋那
個黑漢轉過尖峰行過峻嶺又見那壁陡崖前聳出一座
洞府但見那

煙霞渺渺松栢森森煙霞渺渺采盈門松栢森森青遶
戶橋踏枯槎木峰巔繞薜蘿鳥啣紅蕊來雲壑鹿踐芳
叢上石臺那門前時催花發風送花香臨堤綠柳轉黃
鸝傍岼天桃翻粉蝶雖然曠野不堪誇却賽蓬萊山下
景

行者到于門首又見那兩扇石門關得甚緊門上有一橫

石板明書六個大字乃黑風山黑風洞即便輪棒叫聲開
門那裡面有把門的小妖開了門出來問道你是何人敢
來擊吾仙洞行者罵道你個作死的業畜甚麼個去處敢
稱仙洞仙字是你稱的快進去報與你那黑漢教他快送
老爺的袈裟出來饒你一窩性命小妖急急跑到裡面報
道大王佛衣會做不成了門外有一個毛臉雷公嘴的和
尚來討袈裟哩那黑漢被行者在芳艸坡前趕將來却才
關了門坐還未穩又聽得那話心中暗想道這廝不知是
那里來的這般無禮他敢嚷上我的門來教取披掛隨結
束了綽一桿黑纓鎗走出門來這行者閃在門外執着鐵

棒。睜睛觀看。只見那怪果生得兇險。

碗子鐵盔。火漆光。烏金鎧甲。亮輝煌。皂羅袍。罩風兜袖。黑祿絲絛。驢穗長。手執黑纓鎗。一桿。足踏烏皮靴。一雙。眼幌全睛。如掣電。正是山中黑風王。

行者暗笑道。這厮真個如燒窑的一般。築煤的無二。想必是在此處刷炭爲生。怎麼這等一身烏黑。那怪大聲高叫道。你是個甚麼和尚。敢在我那里大膽。行者執鐵棒。撞至面前。大咤一聲道。不要鬧講。快還你老外公的袈裟來。那怪道。你是那寺裡和尚。你的袈裟。在那裡失落了。敢來我這裡索取。行者道。我的袈裟。正直北觀音院後方丈裡。放

著。只因那院裡失了火。你這厮趁閑擄掠盜了來。要做佛衣。會慶壽。怎敢抵賴。快快還我。饒你性命。若牙迸半個不字。我推倒了黑風山。躡平了黑風洞。把你這一洞妖邪。都碾爲齏粉。那怪聞言。呵呵冷笑道。你那個潑物。昨夜那火。就是你放的。你在那方丈屋上行兇。招風。是我把一件袈裟拿來了。你待怎麼。你是那里來的。姓甚名誰。有多大手段。敢那等海口浪言。行者道。是你也認不得你老外公哩。你老外公。乃大唐上國。駕前御弟三藏法師之徒弟。姓孫名悟空。行者。若問老孫的手段。說出來。教你覓飛龜散。成在眼前。那怪道。我不曾會你。有甚麼手段。說來我聽。行者

笑道我兒子你站穩着仔細聽之我

自小神通手段高隨風變化逞英豪養性修真熬日月
跳出輪迴把命逃一點誠心曾訪道靈臺山上採藥苗
那山有個老仙長壽年十萬八千高老孫拜他爲師父
指我長生路一條他說身內有用藥外邊採取枉徒勞
得傳大品大仙訣若無根本實難熬回光內照寧心坐
身中日月坎離交萬事不思全寡慾六根清淨體堅牢
返老還童容易得超凡入聖路非遙三年無漏成仙體
不同俗輩受煎熬十洲三島還遊戲海角天涯轉一遭
活該二百多餘歲不得飛昇上九霄下海降龍真寶貝

才有金箍棒一條花果山前爲帥首水簾洞裡聚群妖
玉皇大帝傳宣詔封我齊天極品高幾番大鬧靈霄殿
嚇得天王歸上界哪吒負重領兵逃顯聖真君能變化
老孫硬賭跌平交道祖觀音同玉帝南天門上看降妖
却被老君助一陣二郎擒我到天曹將身綁在降妖柱
即命神兵把首梟刀砍鎚敲不得壞又教雷打火來燒
老孫其實有手段全然不怕半分毫送在老君爐裡煉
六丁神火慢煎熬日滿開爐我跳出手持鐵棒遶天跑
縱橫到處無遮攔三十三天鬧一遭我佛如來施法力
五行山壓老孫腰整整壓該五百載幸逢三藏出唐朝

吾今皈正西方去轉上雷音見玉毫。你乾坤四海問一

問。我歷代馳名第一妖。

那怪聞言笑道你原來是那鬧天宮的弼馬溫。聽見這一聲心中大怒罵道你這惱的是人叫他弼馬溫。聽見這一聲心中大怒罵道你這賊怪偷了袈裟不還。倒傷老爺。不要走。看棍。那黑漢側身躲過。纏長鎗劈手來迎。兩家這場好殺。

如意棒黑纓鎗。二人洞口逞剛強。分心劈臉刺着臂。照頭傷。這個橫手陰棍手。那個直撚急三鎗。白虎爬山來探爪。黃龍臥道轉身忙。噴彩霧吐毫光。兩個妖仙不可量。一個是修正齊天聖。一個是成精黑大王。這場山裡

相爭處。只爲袈裟各不良。

那怪與行者鬪了十數回合。不分勝負。漸漸紅日當午。那黑漢舉鎗。駕住鐵棒道。孫行者我兩個且收兵。等我進了膳來。再與你賭鬪。行者道。你這個業畜。教做漢子。好漢子半日兒就要吃飯。似老孫在山根下。整壓了五百餘年。也未嘗嘗些湯水。那里便餓哩。莫推故。休走。還我袈裟來。方讓你去吃飯。那怪虛幌一鎗。翻身入洞。關了石門。收回小怪。且安排筵宴。書寫請帖。邀請各山魔王慶會。不題。却說行者攻門不開。也只得回觀音院。那本寺僧人已葬埋了那老和尚。都在方丈裡。伏侍唐僧。早齋已畢。又擺尚午齋。

正那里添湯換水。只見行者從空降下。衆僧禮拜。接入方丈。見了三藏。三藏道。悟空你來了。袈裟何如。行者道。已有根由。早是不曾冤了這些和尚。原來是那黑風山妖怪偷了。老孫去暗暗的尋他。只見他與一個白衣秀士。一個老道人。坐在那芳艸坡前講話。也自個不打自招的怪物。他忽然說出道。後日是他母難之日。邀請諸邪來做生日。夜來得了一件錦襴佛衣。要以此爲壽。作一大宴。喚做慶賞佛衣會。是老孫搶到面前。打了一棍。那黑漢化風而走。道人也不見了。只把個白衣秀士打死。乃是一條白花蛇成精。我又急急趕到他洞口。叫他出來。與他賭鬪。他已承

認了。是他拿回。戰勾這半日。不分勝負。那怪回洞。却要吃飯。關了石門。懼戰不出。老孫却來回看師父。先報此信。已是有了解裝的下落。不怕他不還我。衆僧聞言。合掌的合掌。磕頭的磕頭。都念聲南無阿彌陀佛。今日尋着下落。我等方有了性命矣。行者道。你且休喜歡暢快。我還未曾到手。師父還未曾出門哩。只等有了袈裟。打發得我師父。好好的出門。才是你們的安樂處。若稍有些須不虞。老孫可好惹的主子。可曾有好茶飯。與我師父吃。可曾有好艸料喂馬。衆僧俱滿口答應道。有有有。更不曾一毫有怠慢了。老爺三藏道。自你去了這半日。我已吃過了三次茶湯。

兩餐齋供了。他俱不曾敢慢我。但只是你還盡心竭力去尋取袈裟回來。行者道。莫忙。既有下落。當請拿住這廝。還你原物。放心放心。正說處。那上房院主。又整治素供。請孫老爺吃齋。行者却吃了些。須復駕祥雲。又去找尋。正行間。只見一個小怪。左脇下夾着一個花梨木匣兒。從大路而來。行者度他匣內必有甚麼東札。舉起棒劈頭一下。可憐不禁打。就打得似個肉餅一般。却拖在路傍。揭開匣兒觀看。果然是一封請帖。帖上寫着侍生熊羆頓首拜。啟上大闡金池老上人。丹房屢承慨惠。感激淵深。夜觀回祿之難。有失救護。諒仙機必無他害。生偶得佛衣一件。欲作雅會。

幻筆如此奇矣
奇矣

候

謹具花酌。奉扳清宮。至期千乞仙駕過臨。一叙是荷。先二日具行者見了。呵呵大笑道。那個老剝皮。死得他一毫兒。也不虧他。原來與妖精結黨。怪道他也活了二百七十歲。想是那個妖精傳他些甚麼服氣的小法兒。故有此壽。老孫還記得他的模樣。等我就變做那和尚。往他洞裡走走。看我那袈裟放在何處。假若得手。即便拿回。却也省力。好大聖。念動咒語。迎着風一變。果然就相那老和尚一般。藏了鐵棒。拽開步徑來洞口。叫聲開門。那小妖開了門。見是這般模樣。急轉身報道。大王。金池長老來了。那怪大驚道。剛才差了小的去。下簡帖請他。這時候還未到那里哩。如

何他就來得那等迅速。想是小的不曾撞他。他斷是孫行者呼他來討袈裟的。管事的。可把佛衣藏了。莫教他看見。行者進了洞門。但見那天井中。松篁交翠。桃李爭妍。叢叢花發。簇簇蘭香。却也是個洞天之處。又見那二門上。有一聯對子。寫着靜隱深山無俗慮。幽居仙洞樂天真。行者暗道。這廝也是脫垢離塵。知命的怪物。入門裡往前。又進到于三層門裡。都是些畫棟雕梁。明窗彩戶。只見那黑漢子穿的是黑綠紵絲襖。罩一領鴉青花綾披風。戴一頂烏角軟巾。穿一雙麂皮皂靴。見行者進來。整頓衣巾。降階迎接。道。金池老友。連日欠親。請坐。請坐。行者以禮相見。見畢。

而坐。坐定而茶罷。妖精欠伸道。適有小簡奉啟。後日一敘。何老友今日就下顧也。行者道。正來進拜。不期路遇華翰。見有佛衣雅會。故此急急奔來。願求見見。那怪笑道。老友差矣。這袈裟本是唐僧的。他在你處住扎。你豈不曾看見。返來就我看看。行者道。貧僧借來。因夜晚還不曾展看。不期被大王取來。又被火燒了。荒山失落了家私。那唐僧的徒弟。又有些驍勇。亂忙中。四下里都尋覓不見。原來是大王的洪福收來。故特來一見。正講處。只見有一個巡山的小妖來報道。大王禍事了。下請書的小較。被孫行者打死在大路傍邊。他綽着經兒。變化做金池長老來騙佛衣。

也。那怪聞言暗道：我說那長老怎麼今日就來，又來得迅速。果然是他。急縱身拿過鎗來，就刺行者。行者尋躲裡急掣出棍子，現了本相。架柱鎗尖就在他那中廳裡跳出自天井中，鬪到前門外。說得那洞裡羣妖都喪膽。家間老幼盡無覓。這場在山頭好賭鬪，比前番更是不同。好殺。

那猴王

膽大充和尚。

這黑漢

心靈隱佛衣。語去言來機會巧。

隨機應變不差池。袈裟欲見無由見。寶貝玄微真妙微。小怪尋山言禍事。老妖發怒顯神威。翻身打出黑風洞。鎗棒爭持辨是非。棒架長鎗聲响亮。鎗迎鐵棒放光輝。悟空變化人間少。妖怪神通世上稀。這個要把佛衣來慶。

壽

個那不得袈裟肯善歸。這翻苦戰難分守。就是活佛臨。

凡也解不得圍。

他兩個從洞口打上山頭。自山頭殺在雲外。吐霧噴風。飛砂走石。只鬪到紅日沉西。不分勝敗。那怪道：姓孫的，你且住了手。今日天晚，不好相持。你去你去。待明早來與你定個死活。行者叫道：兒子莫走。要戰便相個戰的。不可以天晚相推。看他沒頭沒臉的。只情使棍子打來。這黑漢又化陣清風。轉回本洞。緊閉石門。不出行者。却無計策奈何。只得也回觀音院裡。按落雲頭。道聲師父。那三藏眼兒巴巴的正望他哩。忽見到了面前。甚喜。又見他手裡沒有袈裟。

又懼問道怎麼這番還不曾有袈裟來行者袖中取出個簡帖兒來遞與三藏道師父那怪物與這死的老剝皮原是朋友他著一個小妖送此帖來還請他去赴佛衣會是老孫就把那小妖打死變做那老和尚進他洞去騙了一鍾茶吃欲問他討袈裟看看他不肯拿出正坐間忽被一個甚麼巡風的走了風信他就與我打將起來只鬪到這早晚不分上下他見天晚閃回洞去緊閉石門老孫無奈也暫回來三藏道你手段比他何如行者道我也硬不多兒只戰個手平三藏才看了簡帖又遞與那院主道你師父敢莫也是妖精麼那院主慌忙跪下道老爺我師父是

人只因那黑大王修成人道常來寺裡與我師父講經他傳了我師父些養神服氣之術故以朋友相稱行者道這夥和尚沒甚妖精他一個個頭圓頂天足方履地但比老孫肥胖長大些兒非妖精也你看那帖兒上寫着侍生熊羆此物必定是個黑熊成精三藏道我聞得古人云熊與猩猩相類都是獸物他却怎麼成精行者笑道老孫是獸類見做了齊天大聖與他何異大抵世間之物凡有九竅者皆可以修行成仙三藏又道你才說他本事與你手平你却怎生得勝取我袈裟回來行者道莫管甚管我有處治正商議間衆僧擺上晚齋請他師徒們吃了三藏教掌

燈仍去前面禪堂安歇。衆僧都挨牆倚壁，各搭窩棚。各各睡下，只把個後方丈讓與那上下院主安身。此時夜靜，但見

銀河現影，玉宇無塵。滿天星燦爛，一水浪收痕。萬籟聲寧，千山鳥絕。溪邊漁火息，塔上佛燈昏。昨夜聞黎鍾鼓响，今宵一遍哭聲聞。

是夜在禪堂歇宿。那三藏想着袈裟那里得穩睡，忽翻身見窗外透白，急起叫道：「悟空，天明了，快尋袈裟去。」行者骨魯跳將起來，早見衆僧侍立，供奉湯水。行者道：「你等用心伏侍我師父老孫去也。」三藏下牀，扯住道：「你往那里去？」

行者道：「我想這樁事，都是觀音菩薩沒理。他有這箇禪院在此，受了這里人家香火，又容那妖精鄰住。我去南海尋他，與他講一講，教他親來問妖精討袈裟，還我三藏道。你這去幾時回來？」行者道：「時少，只在飯罷時多，只在晌午就成功了。那些和尚可好伏侍？」老孫去也。說聲去，早已無踪。須臾間，到了南海，停雲觀看，但見那

汪洋海遠，水勢連天。祥光籠宇宙，瑞氣照山川。千層雪浪吼青霄，萬疊煙波滔白晝。水飛四野，振轟雷浪滾過；遭鳴霹靂，休言水勢且看中間。五色朦朧寶壘山，紅黃紫皂綠和藍，纔見觀音真勝境，試看南海落伽山好去。

處山峰高聳頂透虛空中間有千樣奇花百般瑞艸風
搖寶樹日映金蓮觀音殿瓦蓋琉璃潮音洞門鋪玳瑁
綠楊影裡語鸚哥紫竹林中啼孔雀羅紋石上護法威
嚴瑪瑙灘前木叉雄壯

這行者觀不盡那異景非常徑直接雲頭到竹林之下早
有諸天迎接道菩薩前者對眾言大聖歸善甚是宣揚今
保唐僧如何得暇到此行者道因何僧路逢一事特見
菩薩煩爲通報諸天遂來洞口報知菩薩喚入行者遵法
而行至寶蓮臺下拜了菩薩問曰你來何幹行者道我師
父路遇你的禪院你受了人間香火容一個黑熊精在那

里鄰住着他偷了我師父袈裟屢次取討不與今特來問
你要的菩薩道這猴子說話這等無狀既是熊精偷了你
的袈裟你怎來問我取討都是你這個業猴大膽將寶貝
賣弄拿與小人看見你却又行兇喚風發火燒了我的留
雲下院返來我處放刁行者見菩薩說出這話知他曉得
過去未來之事慌忙禮拜道菩薩乞恕弟子之罪果是這
般這等但恨那怪物不肯與我袈裟師父又要念那話兒
咒語老孫忍不得頭疼故此來拜煩菩薩望菩薩慈悲之
心助我去拿他妖精取衣西進也菩薩道那怪物有許多
神通却也不亞于你也罷我看唐僧面上和你去走一遭

行者聞言謝恩再拜卽請菩薩出門遂同駕祥雲早到黑風山墜落雲頭依路找洞正行處只見那山坡前走出一個道人手拿着一個玻璃盤兒盤內安着兩粒仙丹往前正走被行者撞個滿懷掣出棒就照頭一下打得腦裏粉流出腔中血迸攢菩薩大驚道你這個猴手還是這等放潑他又不曾偷你袈裟又不與你相識又無甚冤仇你怎麼就將他打死行者道菩薩你認他不得他是那黑熊精的朋友他昨日和一個白衣秀士都在芳艸坡前坐講後日是黑精的生日請他們來慶佛衣會今日他先來拜壽明日來慶佛衣會所以我認得定是今日替那妖去上壽

菩薩說既是這等說來也罷行者纔去把那道人提起來看卻是一隻蒼狼傍邊那個盤兒底下卻有字刻道凌虛子製行者見了笑道造化造化老孫也是便益菩薩也是省力這怪教做不打自招那怪教他今日了劣菩薩說道悟空這教怎麼說行者道菩薩我悟空有一句話兒教作將計就計不知菩薩可肯依我菩薩道你說行者說道菩薩你看這盤兒中是兩粒仙丹便是我們與那妖魔的贄見這盤兒後面刻的四個字說凌虛子製便是我們是那妖魔的勾頭菩薩若要依得我時我好替你作個計較也就不須動得干戈也不須勞得征戰妖魔眼下遭瘟佛衣

西遊記
眼。下。出。現。菩。薩。要。不。依。我。時。菩。薩。往。西。我。悟。空。往。東。佛。衣。只。當。相。送。唐。三。藏。只。當。落。空。菩。薩。笑。道。這。猴。熟。嘴。行。者。道。不。敢。到。是。一。個。計。較。菩。薩。說。你。這。計。較。怎。說。行。者。道。這。盤。上。刻。那。凌。虛。子。製。想。這。道。人。就。叫。做。凌。虛。子。菩。薩。你。要。依。我。時。可。就。變。做。這。個。道。人。我。把。這。丹。喫。了。一。粒。變。上。一。粒。略。大。些。兒。菩。薩。你。就。捧。了。這。假。盤。兒。兩。粒。仙。丹。去。與。那。妖。上。壽。把。這。九。大。些。的。讓。與。那。妖。待。那。妖。一。口。吞。之。老。孫。便。於。中。取。事。他。若。不。肯。獻。出。佛。衣。老。孫。將。他。板。腸。就。也。織。將。一。件。出。來。菩。薩。沒。法。只。得。也。點。點。頭。兒。行。者。笑。道。如。何。爾。時。菩。薩。迺。以。廣。大。慈。悲。無。邊。法。力。億。萬。化。身。以。心。會。意。以。

意會身。恍惚之間。變作凌虛仙子。

鶴。擎。仙。風。颯。飄。飄。欲。步。虛。蒼。顏。松。栢。老。秀。色。古。今。無。去。去。還。無。住。如。如。自。有。殊。總。來。歸。一。法。只。是。隔。郭。軀。

行者看道。妙阿妙阿。還是妖精菩薩。還是菩薩妖精。菩薩實出笑道。悟空。菩薩。妖精。總是一念。若論本來。皆屬無有。行者心下頗悟。轉身卻就變做一粒仙丹。

走盤無不定。圓明未有方。三三勾漏合。六六少翁商。瓦鏤黃金焰。牟尼白晝光。外邊鉛與汞。未許易論量。

行者變了那顆丹。終是略大些兒。菩薩認定。拿了那個琉璃盤兒。徑到妖洞門口看時。果然是。

崖深岫險。雲生巔上。栢蒼松翠。風颯林間。嵯深岫險。果是妖邪。出沒人煙。少栢蒼松翠。也可仙真。修隱道情多。山有澗澗。有泉潺潺。流水咽鳴琴。便堪洗耳。崖有鹿林。有鶴幽幽。仙籟動聞岑。亦可賞心。這是妖仙。有分降菩提。弘誓無邊。垂惻隱。

菩薩看了。心中暗喜道。這業畜。占了這座山洞。卻是有些道分。因此心中。已是有個慈悲。走到洞口。只見守洞小妖。都有些認得。道。凌虛仙長。來了一邊。傳報。一邊接引。那妖早已迎出一門道。凌虛有勞。仙駕珍顧。蓬華有光。菩薩道。小道敬獻一粒仙丹。敢稱千壽。他二人拜畢。方纔坐定。

可笑這
猴子倒
是老能
心上人

又叙起他昨日之事。菩薩不答。連忙拿丹盤道。大王且見小道鄙意。覷定一粒大的。推與那妖道。願大王千壽。那妖亦推一粒。遞與菩薩道。願與凌虛子同之。讓畢。那妖纔待要咽。那藥順口。見一直滾下。現了本像。理起四平。那妖滾倒在地。菩薩現相。問妖取了佛衣。行者早已從鼻孔中。出去。菩薩又怕那妖無禮。卻把一個箍兒。丟在那妖頭上。那妖起來。提鎗要刺行者。菩薩早已起在空中。菩薩將真言念起。那怪依舊頭疼。丟了鎗。落地亂滾。半空裏笑倒個美猴王。平地滾壞個黑熊怪。那怪滿口道。心願皈依。只望饒命。行者道。就閣了工夫。意欲就打。菩薩急止住道。休傷。

賊猴
說志
那話
兒了
麼

著眼

他命。我有用他處哩。行者道。這樣怪物。不打死他。返留他。在何處用他。菩薩道。我那落伽山後。無人看管。我要帶他。去做個守山大神。行者笑道。誠然是個救苦慈尊。一靈不損。若是老孫有這樣咒語。就念上他娘千遍。這迴兒就有許多黑熊都教他了。帳却說那怪甦醒多時。公道難禁疼痛。只得跪在地下。哀告道。但饒性命。願皈正果。菩薩方墜落祥光。又與他摩頂受戒。教他執了長鎗。跟隨左右。那黑熊才一片野心。今日定無窮頑性。此時收菩薩分付道。悟空你回去罷。好生伏侍唐僧。是休懈惰生事。行者道。深感菩薩遠來。弟子還當回送。回送菩薩道。免送行者才捧着。

袈裟。叩頭而別。菩薩亦帶了熊羆徑回大海。有詩為証。
祥光靄靄凝金像。萬道繽紛實可誇。普濟世人垂憫恤。
徧觀法界現金蓮。今來多為傳經意。此去原無落點瑕。
降怪成真歸大海。空門復得錦袈裟。

總批

只為一領袈裟。生出多少事來。古宿云。着了袈裟事。更多諒哉。

黑熊偷了袈裟。作佛衣大會。這叫做親傳衣鉢。該與孫行者稱同衣。了一笑一笑。

第十八回

觀音院唐僧脫難

高老莊行者降魔

行者辭了菩薩。按落雲頭。將袈裟掛在香棚樹上。掣出棒來。打入黑風洞裏。那洞裏那得一個小妖。原來是他見菩薩出現。降得那老姪就地打滾。急急都散走了。行者一發行兇。將他那幾層門上都積了乾柴。前前後後一齊發火。把個黑風洞燒做個紅風洞。却拿了袈裟。駕祥光轉回。直北。話說那三藏望行者急忙不來。心甚疑惑。不知是請菩薩不至。不知是行者托故而逃。正在那胡猜亂想之中。只見半空中彩霧燦燦。行者忽墜階前。叫道。師父。袈裟來了。

三藏大喜衆僧亦無不歡悅道。好了好了。我等性命今日方才得全了。三藏接了袈裟道。悟空你早間去時原約到飯罷晌午如何。此時日西方回行者將那請菩薩施變化降妖的事情備陳了一遍。三藏聞言遂設香案朝南禮拜。罷道徒弟阿既然有了佛衣可快收拾包裹去也。行者道莫忙莫忙。今日將晚不是走路的時候。且待明日早行。衆僧們一齊跪下道。孫老爺說得是一則天晚。二來我等有些願心。兒今幸平安有了寶貝待我還了願。請老爺散了福明早再送西行。行者道正是正是。你看那些和尚都傾囊倒底把那火裏搶出的餘貲。各山所有整頓了些齋供。

燒了些平安無事的紙。念了幾卷消災解厄的經。當晚事畢。次早方剗扮了馬疋包裹了行囊出門。衆僧遠送方回行者引路而去。正是那春融時節。但見那。

艸觀玉驄蹄跡軟。柳搖金線露華新。桃杏滿林爭艷麗。薜蘿遶徑放精神。沙堤日暖鶯鶯睡。山澗花香蛺蝶馴。這般秋去冬殘春過半。不知何年行滿得真文。

師徒們行了五七日荒路。忽一日天色將晚。遠遠的望見一村人家。三藏道。悟空你看那壁廂有座山莊相近。我們去告宿一宵。明日再行。何如。行者道且等老孫去看看。這凶。再作區處。那師父挽住絲韁。這行者定睛觀看。真個是。

竹籬密密茅屋重重。參天野樹迎門。幽水溪橋映戶。道傍楊柳綠依依。園內花開香馥馥。此時那夕照沉西處。處山林喧鳥雀。晚煙出爨。條條道徑轉牛羊。又見那食飽雞豚。眠屋角。醉酣鄰叟唱歌來。

行者看罷。道：「師父請行。定是一村好人家。正可借宿。」那長老催動白馬。早到街衢之口。又見一個少年。頭裹綿布。身穿藍襖。持傘。背包。斂衽。剗褲。腳踏着一雙三耳艸鞋。雄糾糾的出街。忙走行者。順手一把扯住道：「那里去？」我問你一個信兒。此間是甚麼地方？那個人只管苦掙口裏嚷道：「我莊上沒人。只是我好問信。行者陪着笑道：「施主莫惱。與人

方便自己方便。你就與我說說地名何害。我也可解得你的煩惱。那人掙不脫手。氣得亂跳道：「蹭蹬蹭蹬。家長的屈氣受不了。又撞着這個光頭。受他的清氣。」行者道：「你有本事。劈開我的手。你便就去了也罷。」那人左扭右扭。那里扭得動。却似一把鐵鈐。掛住一般。氣得他丟了包袱。撇了傘。兩隻手雨點般來抓行者。行者把一隻手扶着行李。一隻手抵住那人。憑他怎麼支吾。只是不能抓着行者。愈加不放。急得暴躁如雷。三藏道：「悟空。你那里不有人來了。你再問那人。就是只管扯住他怎的放他去罷。」行者笑道：「師父不知。若是問了別人。沒趣。須是問他。纔有買賣。那人被行

者扯住不過只得說出道。此處乃是烏斯藏國界之地。叫做高老莊。一莊人家有大牛。姓高。故此喚做高老莊。你放了我。去罷。行者又道。你這樣行裝。不是個走近路的。你實與我說。你要往那里去。端的所幹何事。我纔放你。這人無奈。只得以實情告訴道。我是高太公的家人。名喚高才。我那太公有一個女兒。年方二十歲。更不曾配人。三年前被一個妖精占了。那妖整做了這三年女婿。我太公不悅。說道。女兒招了妖精。不是長法。一則敗壞家門。二則沒個親家來往。一向要退這妖精。那妖精那里肯退。轉把女兒關在他後宅。將有半年。再不放出。與家內人相見。我太公與

了我幾兩銀子。教我尋訪法師。拿那妖怪。我這些時不曾住脚。前前後後請了有三四個人。都是不濟的和尚。膿包的道士。降不得那妖精。剛纔罵了我一場。說我不曾幹事。又與了我五錢銀子。做盤纏。教我再去請好法師降他。不期撞着你這個紇刺星扯住。誤了我走路。故此裏外受氣。我無奈。纔與你叫喊。不想你又有拿法。我掙不過。你所以說此實情。你放我去罷。行者道。你的造化。我有營生。這纔是湊四合六的勾當。你也不須遠行。莫要花費了銀子。我們不是那不濟的和尚。膿包的道士。其實有些手段。慣會拿妖。這正是一來照顧郎中。二來又醫得眼好。煩你回

去。上覆你那家主。說我們是東土駕下差來的御弟聖僧。往西天拜佛求經者。善能降妖縛怪。高才道。你莫悞了我。我是一肚子氣的人。你若悞了我。沒甚手段。拿不住那妖精。却不又帶累我來受氣。行者道。管教不悞了你。你引我到你家門首去來。那人也無計奈何。真個提着包袱。拿了傘。轉步回身。領他師徒到于門首。道。二位長老。你且在馬臺上畧坐坐。等我進去報主人知道。行者纔放了手。落擔牽馬。師徒們坐立門傍等候。那高才入了大門。徑往中堂上走。可可的撞見高太公。太公罵道。你那個蠻皮畜生。怎麼不去尋人。又回來做甚。高才放下包袱。道。上告主人公。

得知小人纔行出街口。忽撞見兩個和尚。一個騎馬。一個挑擔。他扯住我不放。問我那里去。我再三不習與他說。及他纏得沒奈何。不得脫手。遂將主人公的事情一一說與他知。他却十分歡喜。要與我們拿那妖怪哩。高老道是那裏來的。高才道。他說是東土駕下差來的御弟聖僧。前往西天拜佛求經的。太公道。既是遠來的和尚。怕不真有些手段。他如今在那里。高才道。見在門外等候。那太公卽忙換了衣服。與高才出來迎接。叫聲長老。三藏聽見。急轉身早已到了面前。那老者戴一頂烏綾巾。穿一領葱白蜀錦衣。踏一雙糙米皮的犢子靴。繫一條黑綠緋子。出來笑語。

相迎。便叫二位長老作揖了。三藏還了禮。行者站着不動。那老者見他相貌克醜。便就不敢與他作揖。行者道：「怎麼不唱老孫喏？」那老兒有幾分害怕。叫高才道：「你這小廝。却不弄殺我也。」家裏現有一個醜頭姪腦的女婿。打發不開。怎麼又引這個雷公來害我？」行者道：「老高。你空長了許大年紀。還不省事。若專以相貌取人。乾淨錯了。」我老孫醜自醜。却有些本事。替你家擒得妖精。捉得鬼魅。拿住你那女婿。還了你女兒。便是好事。何必諄諄以相貌爲言？」太公見說。戰兢兢的。只得強打精神。叫聲請進。這行者見請。纔牽了白馬。教高才挑着行李。與三藏進去。他也不管好歹。就

把馬拴在厰廳柱上。扯過一張退光漆交椅。叫三藏坐下。他又扯過一張椅子。坐在傍邊。那高老道：「這個小長老。倒也家懷行者。道：你若肯留我住得半年。還家懷哩。坐定。高老問道：適間小价說二位長老。是東土來的。」三藏道：「便是。貧僧奉朝命。往西天拜佛求經。因過寶莊。特借一宿。明日早行。」高老道：「二位原是借宿的。怎麼說會拿姪？」行者道：「因是借宿。順便拿幾個妖怪兒耍耍的。動問府上有多少妖怪？」高老道：「天那。還喫得有多少哩？」只這一個姪女婿。也被他磨慌了。行者道：「你把那妖怪的始末。有多大手段。從頭兒說說。我聽。我好替你拿他。」高老道：「我們這莊上。自古至

今也不曉得有甚麼鬼祟魍魎邪魔作耗只是老拙不幸不曾有子止生三個女兒大的喚名香蘭第二的名玉蘭第三的名翠蘭那二個從小兒配與本莊人家止有小的個要招個女婿指望他與我同家過活做個養老女婿撐門抵戶做活當差不期三年前有一個漢子模樣兒倒也精致他說是福陵山上人家姓猪上無父母下無兄弟願與人家做個女婿我老拙見是這般一個無羈無絆的人就招了他一進門時倒也勤謹耕田耙地不用牛具收割田禾不用刀杖昏去明來其實也好只是一件有些會變嘴臉行者道怎麼樣變高老道初來時是一條黑胖漢後來就變做一個長嘴大耳躲的獸子腦後又有一溜鬃毛

身體麤糙怕人頭臉就象個猪的模樣食腸却又甚大一頓要喫三五斗米飯早間點心也得百十個燒餅纔勾喜得還喫齋素若再喫餛飩酒便是老拙這些家業田產之類不上半年就喫個罄淨三藏道只因他做得所以喫得高老道喫還是件小事他如今又會弄風雲來霧去走石飛沙說得我一家并左鄰右舍俱不得安生又把那翠蘭小女關在後宅子裏一發半年也不會見面更不知死活如何因此知他是个妖怪要請個法師與他去退去退行者道這個何難老兒你管放心今夜管情與你拿住教他寫

個退親文書還你女兒如何。高老大喜道：「我爲招了他，不打緊，壞了我多少清名，踈了我多少親眷，但得拿住他，要甚麼文書，就煩與我除了根罷。」行者道：「容易容易，入夜之時，就見好。」老兒十分懼喜，纔教展抹桌椅，擺列齋供。齋罷，將晚，老兒問道：「要甚麼兵器？要多少人？隨趁早好備。」行者道：「兵器我自備，老兒道：二位只是那根錫杖、錫杖怎麼打得妖精？行者隨於耳內取出一個繡花針來，捻在手中，迎風幌了一幌，就是碗來麤細的一根金箍鐵棒，對着高老道：「你看這條棍子，比你家兵器如何？」可打得這怪否？」高老又道：「既有兵器，可要人跟行者道：我不用人，只是要幾個。」

年高有德的老兒，陪我師父清坐閑叙，我好搬他而去。等我把那妖精拿來對衆取供，替你除了根罷。」那老兒卽喚家僮請了幾個親故朋友，一時都到相見已畢。行者道：「師父你放心，坐老孫去也。」你看他，揸着鐵棒，扯着高老道，你引我去後宅子裏妖精的住處看看。高老遂引他到後宅門首，行着道：「你去取鑰匙來。」高老道：「你且看看，若用得鑰匙，却不請你了。」行者笑道：「你那老兒年紀雖大，却不識耍，我把這話兒哄你一哄，你就當真走上前，摸了一摸，原來是銅汁灌的鎖子，狠得他將金箍棒一搗，搗開門扇，道：老高，你去叫你女兒一聲，看他可在裏面。」那老兒硬着

膽叫道三姐姐。那女兒認得是他父親的聲音。纔少氣無力的應了一聲道。爹爹我在這裡哩。行者閃金睛向黑影裏仔細看時。你道他怎生模樣。但見那雲鬢亂堆無掠。玉容未洗塵淄。一片蘭心依舊十分嬌態。傾頰櫻唇全無氣血。腰肢屈屈偃偃。愁感感蛾眉淡瘦。怯怯語聲低。

他走來看見高老。一把扯住抱頭大哭。行者道。且莫哭。且莫哭。我問你妖怪往那里去了。女子道。不知往那里去。這些時天明就去。入夜方來。雲雲霧霧。徘徊不知何所。因是曉得父親要社。退他。他也常常防備。故此昏來朝去。行者

道。不消說了。老兒你帶令愛往前邊宅裏慢慢的叙。潤讓老孫在此等他。他若不來。你却莫怪。他若來了。定與你剪艸除根。那老高懼懼喜喜的。把女兒帶將前去。行者却弄神通。搖身一變。變得就如那女子一般。獨自個坐在房裏。等那妖精不多時。一陣風來。真個是走石飛沙。好風起。初時微微蕩蕩。向後來。渺渺茫茫。微微蕩蕩。乾坤大渺渺。茫茫無阻礙。凋花折柳。勝懋麻。倒樹摧林。如拔菜。翻江攪海。鬼神愁裂石崩山。天地怪。唧花麋鹿失來踪。摘果猿猴迷在外。七層鐵塔侵佛頭。八面幢幡傷寶蓋。金梁玉柱起根搖。房上瓦飛如燕塊。舉棹稍公許愿心。

開船忙把猪羊賽當坊土地棄祠堂四海龍王朝上拜
海邊撞損夜叉船長城刮倒半邊塞

那陣狂風過處只見半空裏來了一個妖精果然生得醜
陋黑臉短毛長喙大耳穿一領青不青藍不藍的梭布直
裊繫一條花布手巾行者暗笑道原來是這個買賣好行
者却不迎他也不問他且睡在床上推病口裏哼哼噴噴
的不絕那怪不識真假走進房一把樓住就要親嘴行者
暗笑道真個要來弄老孫哩即使個拿法托着那怪的長
嘴呌做個小跌漫頭一料撲的攢下床來那怪爬起來扶
着床邊道姐姐你怎麼今日有些怪我想是我來得遲了

行者道不怪不怪那妖道既不怪我怎麼就丟我這一跌
行者道你怎麼就這等樣小家子就樓我親嘴我因今日
有些不自在若每常好時便起來開門等你了你可脫了
衣服睡是那怪不解其意真個就去脫衣行者跳起來坐
在淨桶上那怪依舊復來床上摸一把摸不着人叫道姐
姐你往那里去了請脫衣服睡罷行者道你先睡等我出
個恭來那怪果先解衣上床行者忽然嘆口氣道聲造化
低了那怪道你惱怎的造化怎麼得低的我得到了你家
雖是喫了些茶飯却也不曾白喫你的我也曾替你家掃
地通溝搬磚運瓦築土打牆耕田耙地種麥插秧創家立

業如今你身上穿的錦戴的金四時有花果觀翫八節有蔬菜烹煎你還有那些兒不趁心處這般短嘆長呼說甚麼造化低了行者道不是這等說今日我的父母隔着牆丟磚料瓦的甚麼打我罵我哩那怪道他打罵你怎的行者道他說我和你做了夫妻你是他門下一個女婿全沒些兒禮體這樣個醜嘴臉的人又會不得姨夫又見不得親戚又不知你雲來霧去的端的是那里人家姓甚名誰敗壞他清德站辱他門風故此這般打罵所以煩惱那怪道我雖是有些兒醜陋若要俊却也不難我一來時曾與他講過他愿意方纔招我今日怎麼又說起這話我家住

在福陵山雲棧洞我以相貌爲姓故姓豬官名叫做豬剛鬃他若再來問你你就以此話與他說便了行者暗喜道那怪却也老實不用動刑就供得這等明白既有了地方姓名不管怎的也拿住他行者道他要請法師來拿你哩那怪笑道睡着睡着莫採他我有天罡數的變化九齒的釘耙怕甚麼法師和尚道士就是你老子有虔心請下九天蕩魔祖師下界我也曾與他做過相識他也不敢怎的我行者道他說請一個五百年前大鬧天宮姓孫的齊天大聖要來拿你哩那怪聞得這個名頭就有三分害怕道既是這等說我去了罷兩口子做不成了行者道你怎的

就去。那怪道：你不知道，那開天宮的弼馬溫有些本事，只恐我弄他不過，低了名頭，不象模樣。他套上衣服，開了門，往外就走。被行者一把扯住，將自己臉上抹了一抹，現出原身，喝道：「好妖怪，那里走！你擡頭看看，我是那個？那怪轉過眼來，看見行者，咨牙俛舌，火眼金睛，磕頭毛臉，就是個活雷公相似，慌得他手麻腳軟，劃刺的一聲，掙破了衣服，化狂風脫身而去。行者急上前掣鐵棒，望風打了一下，那怪化萬道火光，徑轉本山而去。行者駕雲隨後趕來，叫聲：「那里走！你若上天，我就赶到斗牛宮；你若入地，我就追至枉死獄。」

畢竟不知這一去，趕至何方，有何勝敗，且聽下回分解。

批

真是一對好夫妻。畢竟老婆強似老公，大抵今日天下就有老猪做老公，還有老孫來做老婆，降伏他如何？好不怕老婆如何？好不怕老婆。行者粧女兒處，尚少描畫，若能設身做出夫妻模樣，更當令人絕倒。

第十九回

雲棧洞悟空收八戒

浮屠山玄奘受心經

却說那姪的火光前走。這大聖的彩霧隨跟。正行處。忽見一座高山。那姪把紅光結聚。現了本相。撞入洞內。取出一柄九齒釘耙來戰。行者喝一聲道。潑姪。你是那裏來的邪魔。怎麼知道我老孫的名號。你有甚麼本事。實實供來。饒你性命。那姪道。是你也不知我的手段。上前來站穩着。我說與你聽。我

自小生來心性拙。貪閑愛懶無休歇。不曾養性與修真。混沌迷心熬日月。忽朝閑裏遇真仙。就把寒溫坐下說。

勸我回心莫墮凡傷生造下無邊業有朝大限命終時
入難三途悔不喋聽言意轉要修行聞語心回求妙訣
有緣立地拜爲師指示天關並地關得傳九轉大還丹
工夫晝夜無時輟上至頂門泥丸宮下至腳板湧泉穴
周流腎水入華池丹田補得溫溫熱嬰兒姤女配陰陽
鉛汞相投分日月離龍坎虎用調和靈龜吸盡金烏血
三花聚頂得歸根五氣朝元通透徹功圓行滿却飛昇
天仙對對來迎接朗然足下彩雲生身輕體健朝金闕
玉皇設宴會羣仙各分品級排班列勅封元帥管天河
總督水兵稱符節只因王母會蟠桃開宴瑤池邀衆客

那時酒醉意昏沉東倒西歪亂撒潑逞雄撞入廣寒宮
風流仙子來相接見他容貌挾人鬼舊日凡心難得滅
全無上下失尊卑扯住嫦娥要陪歡再三再四不依從
東躲西藏心不悅色膽如天叫似雷險些震倒天關闕
糾察靈官奏玉皇那日吾當命運拙廣寒圍困不通風
進退無門難得脫却被諸神拿住我酒在心頭還不怕
押赴靈霄見玉皇依律問成該處決多虧太白李金星
出班俯願親言說改刑重責二千鎰肉綻皮開骨將折
放生遭貶出天關福陵山下圖家業我因有罪錯投胎
俗名喚做豬剛鬣

行者聞言道：「你這厮原來是天蓬水神下界，怪道知我老孫名號。那怪道聲：『你這誑上的弼馬溫，當年撞那禍時，不知帶累我等多少。』今日又來此欺人，不要無禮。喫我一鉞。」行者怎肯容情，舉起棒，當頭就打。他兩個在那半山之中，黑夜裏賭鬥好殺。

行者金睛似閃電，妖魔環眼似銀花。這一個口噴彩霧，那一個氣吐紅霞。氣吐紅霞，口噴彩霧，夜光華。金箍棒，九齒鉞，兩個英雄實可誇。一個是大聖臨凡世，一個是元帥降天涯。那個因失威儀成怪物，這個幸逃苦難拜僧家。鉞去好似龍伸爪，棒迎渾若鳳穿花。那個

道：「你破人親事，如殺父。」這個道：「你強姦幼女，正該拿。」言語亂喧譁，往往來來棒架鉞。看看戰到天將曉，那妖精兩膊覺酸麻。

他兩個自二更時分，直戰到東方發白。那怪不能迎敵，敗陣而逃，依然又化狂風，徑回洞內，把門緊閉，再不出頭。行者在這洞門外，看有一座石碣，上書雲棧洞三字。見那怪不出，天又大明，心却思量：「恐師父等候，且回去見他。」一見再來，捉此怪不遲。隨踏雲，點一點，早到高老莊。却說三藏與那諸老談今論古，一夜無眠。正想行者不來，只見天井裏忽然站下行者。行者收藏鐵棒，整衣上廳，叫道：「師父，我」

來了。慌得那諸老一齊下拜謝道：「多勞多勞。」三藏問道：「悟空，你去這一夜，拿得妖精在那里？」行者道：「師父，那妖不是凡間的邪祟，也不是山間的妖怪。他本是天蓬元帥臨凡，只因錯投了胎，嘴臉像一個野猪模樣。其實靈性尚存。他說以相為姓，喚名猪剛鬚。是老孫從後宅裏掣棒就打。他化一陣狂風走了。被老孫着風一棒，他就化道火光，徑轉他那本山洞內，取出一柄九齒釘耙，與老孫戰了一夜。他適纔天將明，怯戰而走，把洞門緊閉不出。老孫還要打開那門，與他見個好歹。恐師父在此疑慮，盼望故先來回個信息。說罷，那老高上前跪下道：「長老，沒及奈何，你雖赶得

去了，他等你去後復來。却怎區處？」索性果你與我拿住，除了根，纔無後患。我老夫不敢怠慢，自有重謝。將這家財田地，憑眾親友寫立文書，與長老平分。只是要剪艸除根，莫教壞了我高門清德。行者笑道：「你這老兒，不知分限。那妖怪曾對我說，他雖是食腸大，喫了你家些茶飯，他與你幹了許多好事。這幾年，掙了許多家貲，皆是他之力量。他不曾白喫了你東西。問你，他怎的？據他說，原是一個天神下界，替你巴家做活。又未曾害了你家女兒。想這等一個女婿，也門當戶對，不怎麼壞了家聲。辱了行止，當真的留他也罷。老高道：「長老，雖是不傷風化，但名聲不甚好聽。動

不動着人就說高家招了一個妖怪女婿這句話見教人怎當三藏道悟空你既是與他做了一場一發與他做個決絕纔見始終行者道我纔試他一試要子此去一定拿來與你們看且莫憂愁叫老高你還好生管待我師父我去也說聲去就無形無影的跳到他那山上來到洞口一頓鐵棒把兩扇門打得粉碎口裏罵道那饞糠的夯貨快出來與老孫打麼那怪正喘虛虛的睡在洞內聽見打得門响又聽見罵饞糠的夯貨他却惱怒難禁只得拖着釘耙撒精神跑將出來厲聲罵道你這個弼馬溫着實慳慳與你有甚相干你把我大門打破你且去看看律條打進大門而入該個裸犯死罪哩行者笑道這個獸子我就打了大門還有個辨處象你強占人家女子又沒個三媒六証又無些茶紅酒禮該問個真犯斬罪哩那怪道且休開講看老猪這釘行行者使棒支住道你這釘可是與高老家做園工築地種菜的有何好處怕你那怪道你錯認了這釘豈是凡間之物你且聽我道來

此是煅煉神水鉄磨琢成工光皎潔老君自己動鈴鎚熒惑親身添炭屑五方五帝用心機六丁六甲費周折造成九齒玉垂牙鑄就雙環金墜葉身粧六曜排五星體按四時依八節短長上下定乾坤左右陰陽分日月

六爻神將按天條八卦星辰依次列名爲上寶沁金鉞
進與玉皇鎮丹闕因我修成大羅仙爲吾養就長生客
勅封元帥號天蓬欽賜釘鉞爲御節舉起烈焰并毫光
落下猛風飄瑞雪天曹神將盡皆驚地府閻羅心膽怯
人間那有這般兵世上更無此等鐵隨身變化可心懷
任意翻騰依口訣相携數載未曾離伴我幾年無日別
日食三殮並不丟夜眠一宿渾無撇也曾佩去赴蟠桃
也曾帶他朝帝闕皆因仗酒却行兇只爲倚強便撒潑
上天貶我降凡塵下世儘我作罪業石洞心邪曾吃人
高庄情喜婚姻結這下海掀翻龍住窩上山抓碎虎狼

穴諸般兵刃且休題惟有吾當鉞最切相持取勝有何
難賭關求功不用說何怕你銅頭鐵腦一身鋼鉞到冤
消神氣泄

行者聞言收了鐵棒道猊子不要說嘴老孫把這頭伸在
那里你且築一下兒看可能冤消氣泄那怪真個舉起鉞
着氣力築將來撲的一下鑽起鉞的火光焰焰更不曾築
動一些兒頭皮說得他手麻腳軟道聲好頭好頭行者道
你是也不知老孫因爲闢天宮偷了仙丹盜了蟠桃竊了
御酒被小聖二郎擒住押在斗牛宮前衆天神把老孫斧
剝鎚敲刀砍劍刺火燒雷打也不曾損動分毫又被那太

上老君拿了我去放在八卦爐中將神火煅鍊鍊做個火眼金睛。銅頭鐵臂不信你。再築幾下看看疼與不疼。那怪道你這猴子我記得你闖天宮時家住在東勝神州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裡。到如今久不聞名。你怎麼來到這裡。上門子欺我。莫敢是我丈人去那里請你來的。行者道你丈人不曾去請我。因是老孫改邪歸正棄道從僧。保護一個東土大唐駕下御弟。叫做三藏法師。往西天拜佛求經。路過高庄借宿。那高老兒因話說起。就請我救他女兒。拿你這饞獍的夯貨。那怪一聞此言。丟了釘耙。唱個大喏道。那取經人在那里。累煩你引見。引見。行者道你要見他怎

的。那怪道我本是觀世音菩薩勸善。受了他的戒行。這裡持齋把素。教我跟隨那取經人。往西天拜佛求經。將功折罪。還得正果。教我等他這幾年。不聞消息。今日既是你與他做了徒弟。何不早說取經之事。只倚兇強上門打我。行者道你莫詭詐欺心。軟我欲爲脫身之計。果然是要保護唐僧。略無虛假。你可朝天發誓。我纔帶你去見我師父。那怪撲的跪下。望空似搗碓的一般。只管磕頭道。阿彌陀佛。南無佛。我若不是真心實意。還叫我犯了天條。劈屍萬段。行者見他賭咒發願。道既然如此。你點把火來燒了你這住處。我方帶你去。那怪真個搬些蘆葦荆棘。點着一把火。

看眼

將那雲棧洞燒得相個破瓦窑。對行者道：「我今已無掛碍了。你却引我去罷。」行者道：「你把釘耙與我拿着。那怪就把釘耙遞與行者。行者又拔了一根毫毛，吹口仙氣，叫變。即變做一條三股麻繩，走過來把手背綁剪了。那怪真個倒背着手，憑他怎麼綁縛，却又揪着耳聒，拉着他，叫快走快走。那怪道：「輕着些兒，你的手重，揪得我耳根子疼。」行者道：「輕不成。顧你不得。」常言道：「善猪惡拿。」只等見了我師父，果有真心，方纔放你。他兩個半雲半霧的，徑轉高家庄來。有詩為証：

金性剛強能剋木，心猿降得木龍歸。金從木順皆為一。

木戀金仁總發揮，一主一賓無間隔。三交三合有玄微，性情竝喜真元聚。同證西方話不違。

頃刻間到了庄前，行者掛着他的釘耙，揪着他的耳，道：「你看那廳堂上端坐的是誰？」乃吾師也。那高氏諸親友與老高，忽見行者，把那怪背綁揪耳而來。一個個忻然迎到天井中，道：「聲長老，長老，他正是我家的女婿。」那怪走上前，雙膝跪下，背着手，對三藏叩頭，高叫道：「師父，弟子失迎。早知是師父住在我丈人家，我就來拜接。怎麼又受到許多周折？」三藏道：「悟空，你怎麼降得他來？」行者纔放了手，拿釘耙柄兒打着，唱道：「馱子你說麼？那怪把菩薩勸善事情細。」

陳了一遍三藏大喜便叫高太公取個香案用用老高郎忙擡出香案三藏淨了手焚香望南禮拜道多蒙菩薩聖恩那幾個老兒也一齊添香禮拜拜罷三藏上廳高坐教悟空放了他繩行者纔把身抖了一抖收上身來其縛自解那怪從新禮拜三藏願隨西去又與行者拜了以先進者爲兄遂稱行者爲師兄三藏道既從吾善果要做徒弟我與你起個法名早晚好呼喚他道師父我是菩薩已與我摩頂受戒起了法名叫做豬悟能也三藏笑道好好你師兄叫做悟空你叫做悟能其實是我法門中的宗派悟能道師父我受了菩薩戒行闡了五葷三厭在我丈人家

無道忌素

地

和尚居地皆是

持齋把素更不曾動餌今日見了師父我開了齋罷三藏道不可不可你既是不吃五餌三厭我再與你起個別名喚爲八戒那獸子歡歡喜喜道謹遵師命因此又叫做豬八戒高老見這等去邪歸正更十分喜悅遂命家僮安排筵宴酬謝唐僧八戒上前扯住老高道爺請我拙荆出來拜見公公伯伯如何行者笑道賢弟你既入了沙門做了和尚從今後再莫題起那拙荆的話說世間只有個火居道士那里有個火居的和尚我們且來叙了坐次吃頓齋飯趕早見往西天走路高老兒擺了卓席請三藏上坐行者與八戒坐于左右兩傍諸親下坐高老把素酒開樽滿

斟一盃奠了天地。然後奉與三藏。三藏道：「不瞞太公說，貧僧是胎裡素，自幼兒不吃葷。」老高道：「因知老師清素，不曾敢動葷。此酒也是素的。」請一杯不妨。三藏道：「也不敢用酒。酒是我僧家第一戒者。」悟能慌了道：「師父，我自持齋，却不曾斷酒。」悟空道：「老孫雖量窄，吃不上罈把，却也不曾斷酒。」三藏道：「既如此，你兄弟們吃些素酒也罷。」只是不許醉飲。誤事。遂而他兩個接了頭鍾。各人俱照舊坐下，擺下素齋。說不盡那杯盤之盛、品物之豐。師徒們燕罷。老高將一紅漆丹盤，拿出二百兩散碎金銀，奉三位長老爲途中之費。又將三領綿布襦衫爲上蓋之衣。三藏道：「我們是行腳僧，

遇店化飯，逢處求齋。怎敢受金銀財帛？」行者近前輪開手，抓了一把，叫高才：「昨日累你引我師父，今日招了一個徒弟，無物謝你。把這些碎金碎銀權作帶領錢，拿了去買艸鞋穿。以後但有妖精多作，成我幾個，還有謝你處哩。」高才接了，叩頭謝賞。老高又道：「師父們既不受金銀，望將這粗衣笑納。」聊表寸心。三藏又道：「我出家人若受了一絲之賄，千劫難修。只是把席上吃不了的餅果帶些去做乾糧足矣。」八戒在傍邊道：「師父，師父，你們不要便罷。我與他家做了這幾年女婿，就是掛腳糧也該三石哩。丈人呵，我的直裰昨晚被師兄扯破了，與我一件青錦袈裟，鞋子綻了，與

我一雙好新鞋子。高老聞言。不敢不與。隨買一雙新鞋。將一領襦衫。換下舊時衣物。那八戒。搖搖擺擺。對高老唱個喏道。上覆丈母大姨二姨。並姨夫姑舅諸親。我今日去做和尚了。不及面辭。休怪。丈人呵。你還好生看待我渾家。只怕我們取不成經時。好來還俗。照舊與你做女婿過活。行者喝道。夯貨。却莫胡說。八戒道。哥呵。不是胡說。只恐一時間有些兒差池。却不是和尚悞了。做老婆悞了。娶兩下裡都耽閣了。三藏道。少題閑話。我們趕早兒去來。遂此收拾了一担行李。八戒担着。背了白馬。三藏騎着。行者肩擔鐵棒。前面引路。一行三衆。辭別高老及衆親友。投西而去。有

詩爲証

滿地煙霞樹色高。唐朝佛子苦勞饑。殮一鉢千家飯。寒着千針一衲袍。意馬胞頭休放蕩。心猿乖劣莫教豪。情和性定諸緣合。月滿金華是伐毛。三衆進西。路途有個月平穩。行過了烏斯庄界。猛擡頭見一座高山。三藏停鞭勒馬道。悟空。悟能。前面山高。須索仔細仔細。八戒道。沒事。這山喚做浮屠山。山中有一個烏巢禪師。在此修行。老猪也曾會他。三藏道。他有些甚麼勾當。八戒道。他倒也有些道行。他曾勸我跟他修行。我不曾去罷了。師徒們說着話。不多時。到了山上。好山。但見那

山南有青松碧檜。山北有綠柳紅桃。鬧聒聒山禽對語。舞翩翩仙鶴齊飛。香馥馥諸花千樣色。青冉冉蘼艸萬般奇。澗下有滔滔綠水。崖前有朵朵祥雲。真個是常幽雅處。寂然不見往來人。

那師父在馬上遙觀。見香檜樹前有一柴艸窩。左邊有麋鹿啣花。右邊有山猴獻果。樹梢頭有青鸞彩鳳。齊鳴玄鶴。錦雞咸集。八戒指道。那不是烏巢禪師。三藏縱馬加鞭。直至樹下。却說那禪師見他三衆前來。即便離了巢穴。跳下樹來。三藏下馬奉拜。那禪師用手攙道。聖僧請起。失迎。失迎。八戒道。老禪師作揖了。禪師驚問道。你是福陵山豬剛

鬚。怎麼有此大緣。得與聖僧同行。八戒道。前年蒙觀音菩薩勸善。願隨他做個徒弟。禪師大喜道。好好好。又指定行者問道。此位是誰。行者笑道。這老禪師怎麼認得他。倒不認得我。禪師道。因少識耳。三藏道。他是我的大徒弟孫悟空。禪師陪笑道。欠禮欠禮。三藏再拜。請問西天大雷音寺。還在那里。禪師道。遠哩遠哩。只是路多虎豹難行。三藏慇懃致意。再問路途果有多遠。禪師道路途雖遠。終須有到之日。却只是魔瘴難消。我有多心經一卷。凡五十四句。共計二百七十字。若遇魔障之處。但念此經。自無傷害。三藏拜伏于地。懇求。那禪師遂口誦傳之經云。

摩訶般若波羅蜜多心經觀自在菩薩行深般若波羅
蜜多時照見五蘊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異空
空不異色色卽是空空卽是色受相行識亦復如是舍
利子是諸法空相不生不滅不垢不淨不增不減是故
空中無色無受相行識無眼耳鼻舌身意無色聲香味
觸法無眼界乃至無意識界無無明亦無無明盡乃至
無老死亦無老死盡無苦亦無滅道無智亦無得以無所
得故菩提薩埵依般若波羅蜜多故心無罣礙無罣礙
故無有恐怖遠離顛倒夢想究竟涅槃三世諸佛依般
若波羅蜜多故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

羅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無上咒是無等等咒能
除一切苦真實不虛故說般若波羅蜜多咒卽說咒曰
揭諦揭諦波羅揭諦波羅僧揭諦菩提薩婆訶

此時唐朝法師本有根源耳聞一遍多心經卽能記憶至
今傳世此乃修真之總經作佛之會門也那禪師傳了經
文踏雲光要上烏巢而去被三藏又扯住奉告定要問個
西去的路程端的那禪師笑云

道路不難行試聽我分付千山千水深多瘴多魔處苦
遇接天崖放心休恐怖行來摩耳巖側着腳踪步仔細
黑松林妖狐多截路精靈滿國城魔王盈山住老虎坐

琴堂蒼狼為主簿。獅象盡稱王。虎豹皆作御。野豬挑担子。水怪前頭遇。多年老石猴。那里懷嗔怒。你問那相識。他知西去路。

着眼

行者聞言。冷笑道。我們去。不必問他。問我。便了。三藏還不解其意。那禪師化作金光。徑上烏巢。而去。長老往上拜謝。行者心中大怒。舉鐵棒。望上亂搗。只見蓮花生萬朵。祥霧護千層。行者縱有攪海翻江力。莫想挽着烏巢一縷藤。三藏見了。扯住行者道。悟空。這樣一個菩薩。你搗他窩巢。怎的行者道。他罵了我兄弟兩個一場去了。三藏道。他講的。西天路徑。何嘗罵你行者道。你那里曉得。他說野豬挑担。

于是罵的八戒。多年老石猴。是罵的老孫。你怎麼解得此意。八戒道。師兄息怒。這禪師也曉得過去未來之事。但看他水怪前頭遇。這句話。不知驗否。饒他去罷。行者見蓮花祥霧近那巢邊。只得請師父上馬下山。往西而去。那一去。管教清福人間少。致使災魔山裡多。

畢竟不知前程端的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總批

游戲之中。暗傳密諦。學者着意心經。方不枉讀西遊一記。孤負了作者婆心。不然寶山空手。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凡讀書俱要如此。豈特西遊一記以也。

第二十回

黃風嶺唐僧有難

半山中八戒爭先

說出

法本從心生。還是從心滅。生滅盡繇誰。請君自辨別。既然皆已心。何用別人說。只須下苦功。扭出鐵中血。絨繩着鼻穿。挽定虛空結。拴在無爲樹。不使他顛劣。莫認賊爲子。心法都忘絕。休教他瞞我。一拳先打徹。現心亦無心。現法法也輟。人牛不見時。碧天光皎潔。秋月一般圓。彼此難分別。

這一篇偈子。乃是玄奘法師悟徹了多心經。打開了門戶。那長老常念常存。一點靈光自透。且說他三衆在路。飡風

宿水帶月披星。早又至夏景炎天。但見那

花盡蝶無情。叙樹高蟬有聲。喧野蠶成繭。火榴妍沼內。

新荷出現

那日正行時。忽然天晚。又見山路傍邊。有一村舍。三藏道。悟空。你看那日落西山。藏火鏡。月升東海。現水輪。幸而道傍有一人家。我們且借宿一宵。明日再走。八戒道。說得是我老猪也有些餓了。且到人家化些齋喫。有力氣好挑行李。行者道。這個戀家鬼。你離了家幾日。就生報怨。八戒道。哥阿。比不得你這唱風呵煙的人。我從跟了師父這幾日。長忍半肚饑。你可曉得三藏聞之道。悟能。你若是在家心。

看眼

重時。不是個出家的了。你還回去罷。那猓子慌得跪下道。師父。你莫聽師兄之言。他有些賊埋人。我不曾報怨甚的。他就說我報怨。我是個直腸的癡漢。說道肚內饑了好尋個人家化齋。他就罵我是戀家鬼。師父呵。我受了菩薩的戒行。又承師父憐憫。情愿要伏侍師父。往西天去。誓無退悔。這叫做恨苦修行。怎的說不是出家的話。三藏道。既是如此。你且起來。那猓子縱身跳起。口裏絮絮叨叨的。擡着擔子。只得死心塌地。跟着前來。早到了路傍人家門首。三藏下馬。行者接了韁繩。八戒歇了行李。都竚立綠陰之下。三藏拄着九環錫杖。按按藤纏。箴織斗蓬。先奔門前。只見

一老者斜倚竹床之上口裏嚶嚶的念佛三藏不敢高言慢了的叫一声施主問訊了那老者一轂轆跳將起來忙歛衣襟出門還礼道長老失迎你自那方來的到我寒門何故三藏道貧僧是東土大唐和尚奉聖旨上雷音寺拜佛求經適至寶方天晚意投檀府告借一宵萬祈方便方便那老兒擺手搖頭道去不得西天難取經要取經往東天去罷三藏口中不語意下沉吟菩薩指道西去怎麼此老說往東行東邊那得有經面醜難言半晌不答却說行者索性寬頑恐不住上前高叫道那老兒你這們大年紀全不曉事我出家人遠來借宿就把這厭鈍的話唬我

十分你家窄狹沒處睡時我們在樹底下好道也坐一夜不打攪你那老者扯住三藏道師父你倒不言語你那個徒弟那般拐子臉別顏腮雷公嘴紅眼睛的一個癆病魔鬼怎麼返冲撞我這年老之人行者笑道你這個老兒忒也沒眼色似那俊刮些兒的叫做中看不中喫想我老孫雖小頗結實皮裏一團勦哩那老者道你想必有些手段行者道不敢誇言也將就看得過老者道你家居何處因甚事削髮爲僧行者道老孫祖貫東勝神洲海東傲來國花果山水簾洞居住自小兒學做妖怪稱名悟空憑本事掙了一個齊天大聖只因不受天祿大反天宮惹了一場

災愆如今脫難消災轉拜沙門前求正果保我這唐朝駕
下的師父上西天拜佛走遭怕甚麼山高路險水濶波狂
我老孫也捉得怪降得魔伏虎擒龍踢天弄井都曉得些
兒倘若府上有甚麼丟磚打瓦鍋叫門開老孫便能安鎮
那老兒聽得這篇言語哈哈笑道原來是個撞頭化緣的
熟嘴兒和尚行者道你兒子便是熟嘴我這些時只因跟
我師父走路辛苦還懶說話哩那老兒道若是你不辛苦
不懶說話好道活活的賠殺我你既有這樣手段西方也
還去得去得你一行幾衆請至茅舍裏安宿三藏道多蒙
老施主不叱之恩我一行人三衆老者道那一衆在那里行

者指着道這老兒眼花那緣陰下站的不是老兒果然眼
花忽擡頭細看一見八戒這般嘴臉就唬得一步一跌往
屋裏亂跑只叫關門關門妖怪來了行者赶上扯住道老
兒莫怕他不是妖怪是我師弟老者戰兢兢的道好好好
一個醜似一個的和尚八戒上前道老官兒你若以相貌
取人乾淨差了我們醜白醜却都有用那老者正在門前
與三個和尚相講只見那莊南邊有兩個少年人帶着一
個老媽媽三四個小男女歛衣赤腳插秧而回他看見一
匹白馬一擔行李都在他家門首諠譁不知是甚來歷都
一擁上前問道做甚麼的八戒調過頭來把耳聒擺了幾

擺長嘴伸了一伸。嚇得那些人東倒西歪。亂蹣亂跌。慌得那三藏滿口招呼道。莫怕莫怕。我們不是歹人。我們是取經的和尚。那老兒纔出了門。攙着媽媽道。婆婆起來。少要驚恐。這師父是唐朝來的。只是他徒弟臉嘴醜些。却也山惡人善。帶男女們家去。那媽媽纔扯着老兒。二少年領着兒女進去。三藏却坐在他門樓裏竹床之上。埋怨道。徒弟呀。你兩個相貌既醜。言語又麤。把這一家兒嚇得七損八傷。都替我身造罪哩。八戒道。不瞞師父說。老猪自從跟了你這些時。學了許多哩。若象往常在高老莊時。把嘴朝前一掬。把耳兩頭一擺。常嚇殺二三十人哩。行者笑道。猢猻子。

不要亂說。把那醜也收拾起些。三藏道。你看悟空說的話。相貌是生成的。你教他怎麼收拾。行者道。把那個耙子嘴。揣在懷裏。莫拿出來。把那蒲扇耳貼在後面。不要搖動。這就是收拾了。那八戒真個把嘴揣了。把耳貼了。拱着頭立於左右。行者將行李拿入門裏。將白馬拴在樁上。只見那老兒纔引個少年。拿一個板盤兒。托三盃清茶來獻茶罷。又分付辦齋。那少年又拿一張有窟窿無漆水的舊桌。端兩條破頭折脚的凳子。放在天井中。請三衆涼處坐下。下三藏方問道。老施主高姓。老者道。在下姓王。有幾位令嗣。道有兩個小兒。三個小孫。三藏道。恭喜恭喜。又問年壽幾。

何道癡長六十一歲。行者道：「好好。好好。花甲重逢矣。三藏後問道：老施主始初說西天經難取者何也？」老者道：「經非難取。只是道中艱澁難行。我們這向西去。只有三十里遠近。有一座山。叫做八百里黃風嶺。那山中多有妖怪。故有難取者。此也。若論此位小長老。說有許多手段。却也得行者道：「不妨。不妨。有了老孫與我這師弟。任他是甚麼妖怪。不敢惹我。正說處。又見兒子拿將飯來。擺在桌上。道：「聲請齋。三藏就合掌諷起齋經。八戒早已吞了一碗。長老的幾句經還未了。那猓子又喫勾三碗。行者道：「這個彘獐好道撞着餓鬼了。那老王倒也知趣。見他喫得快。道：「這個長老

想着實餓了。快添飯來。那猓子真個食腸大。看他不擡頭。一連就喫有十數碗。三藏行者俱各喫不尚兩碗。猓子不住便還喫哩。老王道：「倉卒無穀。不敢苦勸。請再進一筋。三藏行者俱道：「勾了。八戒道：「老兒滴荅甚麼。誰和你發課說甚麼五爻六爻有飯。只管添將來。就是猓子一頓把他一家子飯都喫得罄盡。還只說纔得半飽。却纔收了家火。在那門樓下安排了竹床板鋪睡下。次日天曉。行者去背馬。八戒去整擔。老王又教媽媽整治些點心湯水管待三衆。方致謝告行。老者道：「此去倘路間有甚不虞。是必還來茅舍。行者道：「老兒莫說哈話。我個出家人。不走向回頭路。遂此

策馬挑擔西行。噫這一去果無好路。朝西域定有邪魔降大災。三衆前來不上半日。果逢一座高山。說起來十分險峻。三藏馬到臨崖。斜挑寶轡。觀看果然那

高的是山。峻的是嶺。陟的是崖。深的是壑。響的是泉。鮮的是花。那山高不高。頂上接青霄。這澗深不深。底中見地府。山前面有骨都都白雲。屹嶝嶝怪石。說不盡千丈萬丈。挾魂崖。崖後有灣灣曲曲藏龍洞。洞中有叮叮噹噹滴水巖。又見些丫丫叉叉帶角鹿。泥泥虫虫看人獐。盤盤曲曲紅鱗鱗。耍耍頑頑白面猿。至晚巴山尋穴虎。帶曉翻波出水龍。登的洞門。唵喇喇響。艸裏飛禽撲轡。

轡起林中走。獸掬嘍嘍行。猛然一陣狼蟲過。嚇得人心。跣蹬蹬驚。正是那當倒洞當當倒洞。洞當當倒洞。當山青岱染成千丈玉。碧紗籠罩萬堆煙。

那師父緩促銀驃。孫大聖停雲慢步。猪悟能磨擔徐行。正看那山忽聞得一陣旋風大作。三藏在馬上心驚道。悟空風起了。行者道。風却怕他怎的。此乃天家四時之氣。有何懼哉。三藏道。此風甚惡。比那天風不同。行者道。怎見得。不比天風。三藏道。你看這風。

巍巍蕩蕩。颼颼飄飄。渺渺茫茫。出碧霄。過嶺只聞千樹吼。入林但見萬竿搖。岸邊擺柳連根動。園內吹花帶葉飄。

收網漁舟皆緊纜落蓬客艇盡拋锚途半征夫迷失路
山中樵子擔難挑仙果林間猴子散奇花叢內鹿兒逃
崖前檜栢顆顆倒澗下松篁葉葉凋播土揚塵沙迸迸
翻江攪海浪濤濤

八戒上前一把扯住行者道師兄十分風大我們且躲一
躲兒乾淨行者笑道兄弟不濟風大時就躲倘或親面撞
見妖精怎的是好八戒道哥阿你不曾聞得避色如避雙
避風如避箭哩我們躲一躲也不虧人行者道且莫言語
等我把這風抓一把來聞一聞看八戒笑道師兄又扯空
頭謊了風又好抓得過來聞就是抓得來便也鑽了去了

行者道兄弟你不知道老孫有個抓風之法好大聖讓過
風頭把那風尾抓過來聞了一聞有些腥氣道果然不是
好風這風的味道不是虎風定是怪風斷乎有些蹊蹺說
不了只見山波下剪尾跑蹄跳出一隻那班獠猛虎慌得
那三藏坐不穩雕鞍翻根頭跌下白馬斜倚在路傍真個
是魂飛魄散八戒丟了行李掣釘釧不讓行者走上前大
喝一聲道業畜那里走趕將去劈頭就築那隻虎直挺挺
站將起來把那前左爪輪起攞住自家的胸膛往下一抓
叻喇的一聲把個皮剝將下來跼立道傍你看他怎生惡
相喫那模樣

血津津的赤剝身軀紅惺惺的灣環腿足火燄燄的兩鬚蓬鬆硬梆梆的雙眉的豎白森森的四個鋼牙光耀耀的一雙金眼氣昂昂的努力大哮雄糾糾的厲聲高喊。

喊道慢來慢來吾黨不是別人乃是黃風大王部下的前路先鋒今奉大王嚴命在山巡邏要拿幾個凡夫去做案酒你是那里來的和尚敢擅動兵器傷我八戒罵道我把你這個業畜你是認不得我我等不是那過路的凡夫乃東土大唐御弟三藏之弟子奉旨上西方拜佛求經者你早早的遠避他方讓開大路休驚了我師父饒你性命若

似前猖獗鉅舉處却不留情那妖精那容分說急急步丟一個架子望八戒劈臉來抓這八戒忙閃過輪鉅就築那姪手無兵器回身就走八戒隨後趕來那姪到了山坡下亂石叢中取出兩口赤銅刀急輪起轉身來迎兩個在這坡前一往一來一冲一撞的賭鬥那孫行者攬起唐僧道師父你莫害怕且坐住等老孫去助助八戒打倒那姪好走三藏纔坐將起來戰兢兢的口裏念着多心經不題那行者掣了鐵棒喝聲教拿了此時八戒抖擻精神那姪敗下陣去行者道莫饒他務要趕上他兩個輪釘鉅舉鐵棒趕下山來那姪慌了手脚使個金蟬脫壳計打個滾現了

原身依然是一隻猛虎行者與八戒那里肯捨趕着那虎定要除根那怪見他趕得至近却又攬着胸膛剝下皮來苦蓋在那卧虎石上脫真身化一陣狂風徑回路口路口上那師父正念多心經被他一把拿住駕長風攝將去了可憐那三藏呵江流註定多磨蟄寂滅門中功行難那怪把唐僧擒來洞口按住狂風對把門的道你去報大王說前路虎先鋒拿了一個和尚在門外聽令那洞主傳令教拿進來那虎先鋒腰撒着兩口赤銅刀雙手捧着唐僧上前跪下道犬王小將不才蒙鈞令差山上巡邏忽遇一個和尚他是東土大唐駕下御弟三藏法師上西方拜佛求

經被我擒來奉上聊具一饌那洞主聞得此言喫了一驚道我聞得前者有人傳說三藏法師乃大唐奉旨意取經的神僧他手下有一個徒弟名喚孫行者神通廣大智力的高强你怎麼能勾捉得他來先鋒道他有兩個徒弟先來的使一柄九齒釘耙他生得嘴長耳大又一個使一根金箍鐵棒他生得火眼金睛正趕着小將爭持被小將使一個金蟬脫壳之計徹身得空把這和尚拿來奉獻大王聊表一食之敬洞主道且莫喫他哩先鋒道大王見食不食呼爲劣蹶洞主道你不曉得喫了他不打緊只恐怕他那兩個徒弟上門炒鬧未爲穩便且把他綁在後園定風椿

疊嶂尖峰迴巒古道青松翠竹依依綠柳碧梧冉冉崖前有怪石雙雙林內有幽禽對對澗水遠流冲石壁山泉細滴漫沙堤野雲片片瑤艸芊芊妖狐狡兔亂攔梭角鹿香獐齊鬪勇劈崖斜掛萬年藤深壑半懸千歲栢奕奕巍巍欺華嶽開花啼鳥賽天台

行者道賢弟你可將行李歇在藏風山凹之間撒放馬匹不要出頭等老孫去他門首與他賭關必須拿住妖精方纔救得師父八戒道不消分付請快去行者整一整直裊束一束虎裙掣了棒撞至門前只見那門上有六箇大字乃黃風嶺黃風洞却便丁字腳跔定執着棒高叫道妖怪

趁早兒送我師父出來省得掀翻了你窩巢躡平了你住處那小怪聞言一個個害怕戰兢兢的跑入裏面報道大王禍事了那黃風怪正坐間問有何事小妖道洞門外來了一個雷公嘴毛臉的和尚手持着一根許大麤的鐵棒要他師父哩那洞主驚張卽喚虎先鋒道我教你去巡山只該拿些山牛野獐犯鹿胡羊怎麼拿那唐僧來却惹他那徒弟來此鬧炒怎生區處先鋒道大王放心穩便高枕勿憂小將不才願帶領五十個小較出去把那甚麼孫行者拿來湊喫洞主道我這里除了大小頭目還有五七百名小較憑你選擇領多少去只要拿住那行者我們纔自

自在在喫那和尚一塊肉情愿與你拜爲兄弟但恐拿他不得返傷了你那時休得埋怨我也虎怪道放心放心等我去來果然點起五十名精壯小妖擂鼓搖旗燃兩口赤銅刀騰出門來厲聲高叫道你是那里來的猴和尚敢在此間大呼小叫的做甚行者罵道你這個剥皮的畜生你弄甚麼脫壳法兒把我師父攝了倒轉問我做甚趁早好送我師父出來還饒你這個性命虎怪道你師父是我拿了要與我大王做頓下飯你識起倒回去罷不然拿住你一齊湊喫却不是買一個又饒一個行者聞言心中大怒挖迸迸鋼牙錯嚼滴流流火眼睜圓掣鐵棒唱道你有

多大手段敢說這等大話休走看棒那先鋒急持刀按住這一場果然不善他兩個各顯威能好殺

那怪是個真鵝卵悟空是個鵝卵石赤銅刀架美猴王渾如壘卵來擊石烏鵲怎與鳳凰爭鵲鴿敢和鷹鷂敵那怪噴風灰滿山悟空吐霧雲迷日來往不禁三五回先鋒腰軟全無力轉身敗了要逃生却被悟空抵死逼那虎怪抵架不住回頭就走他原來在那洞主面前說了嘴不敢回洞徑往山坡上逃生行者那里口放執着棒隨後趕來呼呼吼吼喊聲不絕却趕到那藏風山凹之間正擡頭見八戒在那里放馬八戒忽聽見呼呼聲喊回頭觀

看乃是行者趕敗的虎怪就丟了馬舉起鋌刺斜着頭一築可憐那先鋒脫身要跳黃絲網豈知又遇罾魚人却被八戒一鋌築得九個窟窿鮮血冒一頭腦髓盡流乾有詩爲証

三三年前歸正宗持齋把素悟真空誠心要保唐三藏
初秉沙門立此功

那猢猻子一脚躡住他的脊背兩手輪鋌又築行者見了大喜道兄弟正是這等他領了幾十個小妖敢與老孫賭鬥彼我打敗了他轉不往洞跑却跑來這里尋死虧你接着不然又走了八戒道弄風攝師父去的可是他行者道正

是正是八戒道你可曾問他師父的下落麼行者道這怪把師父拿在洞裏要與他甚麼鳥大王做下飯是老孫惱了就與他鬪將這里來却被你送了性命兄弟呵這個功勞算你的你可還守着馬與行李等我把這死怪拖了去再到那洞口索戰須是拿得那老妖方纔救得師父八戒道哥哥說得有理你去你去若是打敗了這老妖還趕將這里來等老豬截住殺他好行者一隻手提着鐵棒一隻手拖着死虎徑至他洞口正是

法師有難逢妖怪

情性相和伏亂魔

畢竟不知此去可降得妖怪救得唐僧且聽下回分解

事。實。不。收。此。在。平。就。於。後。此。情。而。言。其。中。則。有。孤。

太。四。百。餘。年。之。久。故。其。神。明。時。時。顯。現。

平。時。亦。有。其。靈。對。至。此。則。其。靈。自。是。長。

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

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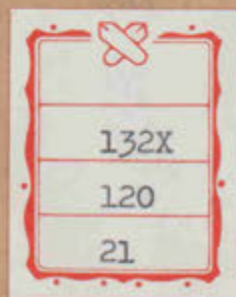
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

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

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

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

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其。靈。亦。不。幸。



132X

120

21